

OLÉ

TAMKA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PANISH



2010年4月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出版

前言

前言

吳寬 主任

我們的 2010 年系刊 *OLÉ* 採訪稿聚焦於生涯規劃及國際化，故採訪名單涵蓋多位具有外交歷練之系友，例如今年甫退休的曾茂川老師、外派葡萄牙當代表的周麟系友，國貿局駐巴拿馬的黃任佑系友、國合會副秘書長湯繼仁系友、七月即將退休的經濟部執行秘書林燦輝系友。此外，也邀稿外籍老師白士清 (José Miguel Blanco)、龍本善 (Luis Roncero) 談他們的台灣經驗，附上數篇學生之中西文習作。刊底以大事記呈現這年來的系上各種活動成果，相片集雖然收集過去之相片有困難，或多或少可勾起系友對五虎崗之長期記憶。

此次的編輯要感謝白士清老師提供學生習作以及林盛彬老師協助審稿，辦公室助理何絲雅幫忙採訪、撰稿及美編。若有不週之處，也請大家包含、指教。

Palabras preliminares

Por fin sale a luz el número dos de *OLÉ*, esta vez enfocamos en torno a la internacionalización y la trayectoria profesional. Así que se presentan entrevistas de los antiguos alumnos cuyas carrera profesional es la diplomacia. Al mismo tiempo queremos agradecer los apoyos de José Miguel Blanco y Luis Roncero, dos profesores españoles amantes de Formosa, que nos desvelan su experiencia taiwanesa. Y sin la asistencia del Abel Lin y la asistente Gabriela Ho esta publicación no podrá llevar a conclusión satisfactoria.

Ana Wu

目錄

訪問篇	P.3
曾茂川老師印象：『一日為師 終生為父』	P.5
專訪湯繼仁系友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	P.12
系友分享篇	P.21
淡江美好的回憶	P.23
精神不死	P.29
插班的緣分	P.31
師生分享篇	P.35
Mi primera impresión de Taiwán	P.37
中文之路：漫談文化差異	P.40
電影賞析小論文分享 – 羊男的迷宮	P.44
Mi primer día en la universidad de Navarra	P.55
Un domingo cualquiera y un domingo especial	P.56
¿Cómo mejorarías la calidad de vida de los taiwaneses?	P.57
Mi primer día en la universidad	P.58
La vida que me gustaría llevar cuando me jubile	P.59
照片回顧	P.60
大事記	P.63
募款成果	P.65

-----訪問篇-----



曾茂川老師印象：『一日為師 終生為父』

約聘行政助理 何絲雅

【每每提到曾茂川老師，腦海裡總不自覺會將他與哈利波特中鄧不利多校長的影像重疊…】

前兩年，曾老師身體微恙，與醫生的約會次數較多，讓平常調皮透頂的學生們也擔心起他的健康…。但請假赴診他一定會把課補回來，而課堂上也依舊沒有遲到早退，對學



生的關心更未曾減少。對學生而言，他亦師亦友，課餘學生有問題請教，就會邀請學生一起進餐，『走，我請你吃飯。』因為不希望學生面對他的時候戰戰兢兢。而對學生的關懷，不只在課業上，對於生活及未來更是注重。「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這句話反映在曾老師身上，同學們只能說是點頭如搗蒜。問及他退休會不會捨不得與學生之間的深厚情感，老師回答說還好。納悶這個回答的時候，他補充道：『其實雖然學生來來去去，但不論就學中或是畢業後，我們也還是會相約出來小聚吃飯，所以不會因為離開學校，跟學生間的關係有太大改變。』聽完，覺得能夠成為曾老師的學生，真是三生有幸。

【差點遁入空門】

在學生心目中，和藹可親、穩重可靠、有著過人智慧的曾老師，曾經也為情

所困，『我那個時候啊，跟女朋友分手啊！非常的難過，我就想說乾脆出家算了嘛！』究竟是什麼樣轟轟烈烈的故事，會讓人被囚禁在感情的枷鎖裡而不想掙脫；是多麼揪心刺骨的痛，會使人產生不願再動情的想法？其實，更讓我驚訝的是，原來連心目中那既聰明謙虛又近乎完美的曾老師，也有過我以為是小鬼頭才會有的煩惱。想到此，我不禁笑了笑，這就是他厲害之處，可以讓我們那麼尊敬，卻不吝於分享他的經歷，讓我們感覺是這樣的靠近。

也許世界上真的沒有所謂的全人，沒有誰可以永遠將情緒保持在最佳狀態，所以我們都需要朋友；再開朗的笑容，也需要有貴人的支持。這位貴人，或許是朋友、家人、師長也可能是主管，而曾老師的貴人，是一位西班牙的神父。曾老師小的時候，住家附近有一座教堂，由於常常去玩耍，認識了那位西班牙神父，神父拿了許多西班牙的雜誌跟曾老師分享，讓他接觸了很多西班牙相關的東西，而對西班牙文的熱忱，也是受到神父的啟發，而開始了漫長的西班牙文相關之路。甚至，在曾老師有出家念頭的時候，也是在他的開導之下重新振奮，神父覺得，『出家是一種奉獻，不是用來讓你逃避現實的。』一直到現在，曾老師與神父還是持續聯絡並保持相當密切的關係，而那位神父現年事已高，居住於智利，雖然曾老師退休後仍然需忙於許多的研究計畫，但也希望能找時間赴智利探望這位人生與西班牙文的啟蒙老師。

【覺生紀念圖書館的忠實愛用者】

你是每個星期到圖書館報到好幾次，抑或是幾乎只出現在考前一週圖書館門口的長龍裡呢？不管你對圖書館熟不熟悉，相信你應該會知道我們圖書館每學期幾乎只有兩個星期是最”人聲鼎沸”的吧。但你一定也聽說過一些同學，一年四季不分晴天、雨天還是玩樂天，都跟圖書館保持密切良好的關係。曾老師從淡江西語當學生的時代，就愛出入覺生紀念圖書館。『圖書館不是有列出借書最多的學生紀錄嗎？要是老師的，我吼，我想應該是第一名。』勤學認真，平時則養

成借閱西文報章雜誌的習慣，愛看書的程度圖書館的館員們最了解，也因此從以前開始在借書方面就給了曾老師很多的方便。他強烈建議有心想學西班牙文的同學，平時一定要有閱讀的習慣，盡量往自己有興趣的方面去探索，而且閱讀時千萬不要把字典放在手邊，他總是教我們，『等你看了很多很多篇，發現有些字一再的出現，你覺得它很重要可是還是搞不懂意思的時候，再來查。不然，閱讀的時候一直被中斷，誰還能持續的下去啊！你說是不是？』愛讀書，也愛寫書的他，除了極為暢銷的《實用西班牙語彙》目前也有新書在撰寫當中，是本小說，令人相當的期待。只不過老師說退休後，還是非常的忙碌，預計還要再兩年後新書才能問世。

【José 老師，謝謝您！】

那天的採訪，曾老師約在午餐時間，我們就像平常一樣聊天，但常常聊著聊著就聊到自己的私事去了，忘了今天是為了系刊 Olé 而相約。不過，這就是曾老師的神奇魔法，就像鄧不利多校長一樣，光看到他就覺得事情解決了一半，因為他總會有辦法引導你，給你建議，讓人把不知所措的情緒給安定下來。值此曾老師退休之際，感謝這麼多年來，曾老師為西語系跟學生無怨無悔的付出，所以特別在系刊上側寫一番。除我一人述說外，也請想要對老師說聲謝謝的學弟妹們，一起來感念師恩。

同學感言：

【茫茫大海裡那塊碩大的浮木】

西語四 A 王皆登

老師，我是 Andrés，首先要恭喜老師退休了。當然，這只是代表老師踏入了人生的另一個階段，有著新的期許與目標。希望老師能順利地展開另一段豐富的「下半輩子」。

回想自己在大一的時候，真是一個內心充滿疑問的小伙子！像是沈浮迷失在大海中的小孩，手巴不得能抓一塊浮木好讓自己喘口氣，以找出生命的方向。而老師就像是一塊從我眼前浮上來的碩大浮木，在黑鴉鴉的大海顯得格外地巨大與閃亮。

以前，我上老師的課就很認真，而且一有問題就會發問，或是利用中間下課的時候向老師提問，課堂結束後，也不放過老師，還會在事前先擬好問題，準備在適當的時機脫口而出。舉凡有關課業、人生、或是文學，什麼都有。而那時也因為能找老師談話的機會不多，所以都會在下課的時候陪老師一起走，好利用那條短短的路途把握機會與老師談個幾句。常常都是在忘神地走完之後，才摸摸鼻子地走回我該走的路。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我確實是蠻「黏」的！

我覺得老師是一位性情中人，而且覺得自己有與老師相似之處，所以有時候跟老師聊天時會覺得十分的親切與融洽，常常一談就是兩、三個小時，深覺老師是一位可以廣納意見的長者，在晚輩的眼裡顯得十分的可貴與佩服，也讓我在內心自勉未來能像老師一樣，大海成汪洋之勢卻以其低而納百川，也如您寫的一句讓我印象深刻的話：「在犯錯之後還能承認自己不對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

老師給我的意見與鼓勵，一直到現在對我來說都非常的重要。在我的心目中，老師就像是一位為我打開開關的啟蒙者，讓我開始在西班牙文的世界中遨翔與探索。現在的我，正努力地準備要申請出國去西班牙念拉丁美洲文學碩博士，希望能藉這個機會向老師說聲謝謝，也祝福老師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展開幸福愜意的退休生活。

Reciba un cordial saludo de

Andrés Wang

2010-03-12

【緣份永續】

97 學年度畢業系友 黃蓉

José 老師：

雖然畢業一段時間了，但是還是常想起您可愛的身影，猶記得上課的美好氣氛，也記得私下對我們大家的關心。您是那麼樣的親切，待我們像兒女般，一直都是我們心中最喜愛的老師，聽說您要離開校園了，希望能好好保重身體，享受愉快的退休生活，來日有機會再相聚！

學生：Cintia 黃

【珍惜難能可貴的相遇】

西語二 B 黃睿菘

有時候有問題時問他，他都會不厭其煩地解釋給我聽；有時可能只是一個非常蠢的問題，但他總是來者不拒。我想這就是一個老師很寶貴的地方。上他課時不覺得時間漫長，感覺時間一下子就過了，我大一就能遇到這麼好的老師實在得感謝老天。因為大一剛剛接觸西班牙語時的徬徨，因為有他的指引，使我們漸漸步上軌道。他本身也是一位非常認真的老師，他自己編的講義清楚而有趣。淡江應該多多聘請像他這樣的老師~~

【影響甚深】

研一 Regina 潘姿穎

很幸運地，我從大一就認識了 José 老師，不但在文法和造句課中受益良多，在一年級的造句課程中認識到西班牙名著之一 Lazarillo de Tormes，在三年級和四年級 José 老師開的課程，豐富了我的見聞，西文新聞和時事西文的課程中，每堂課看一則西班牙新聞，課後作業也是要自己找篇新聞來閱讀並且翻譯，閱讀 El socio 認識智利當時的風俗民情、文化、政治，從中增

加了我的西文能力。José 老師不只在課堂中關心學生，課後學生們都紛紛會請教老師問題，對於學生的程度、個性、志向，老師都會去開導、引導我們。所以，我真的感到很開心能遇上這位好老師！

Regina

【精彩教學】

西語二 A 張哲豪

何塞老師上課非常的專注，幽默風趣，與學生相處非常融洽；教學方面更是用心，除了課本的內容外，還常常補充一些實用的句型及單字，更用豐富的例子讓學生理解上課的內容，實在讓我獲益良多！

【亦師亦友。期盼分享成功喜悅的時刻】

西語二 A 曾好茶

「時光飛逝」是我用來形容目前大學的生活，明明當初只是個懵懂的小大一轉眼間現在都大二了，且在不久後將晉升為大三生，想到就覺得可怕。在還未進入淡大暑假時，查詢了文法老師，發現跟我同樣姓曾，心裡的緊張就減輕了一些，因為大學對當時的我來說，是個未知的世界，尤其對大學教授的刻板印象事都很古板嚴格，心裡難免緊張。我記得第一次見到 José 時的情形，上課鐘已響，大家靜靜地在教室裡等候著掌握我們 8 學分命運的教授，結果走進來的是一位，頭戴帽子，身後背著背包的可愛慈祥老人，令我心裡驚訝不已，只能說想像永遠跟真實的不一樣。你也是一位相當新潮的老師，年紀雖然逐漸增長，但永保著赤子之心，願意嘗試新事物，散發出年輕人的活力，使得大家都喜歡接近你。

大二的文法課，剛開始的課程雖然令我們這些菜鳥掌握不過來，但是你還是不厭其煩地教導著我們；且為了讓我們學習得更好，你不吝嗇地傾囊相授，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受益良多，終於知道你的用心良苦，讓我始終抱持感激。最重要的是你總是不吝嗇地給予肯定及鼓勵，這對我來說是一只強心針，讓我知道我正在做的事是對的，我所花費的努力是值得的。並且樂觀地教導我

們待人處事的道理，引領我們往正面的方向思考，也不怕麻煩地願意幫助我們，有空時可以找你聊聊天吃飯，談談心裡的話，你也從不推託，而是用你那因豐富的人生經驗蘊含的智慧分析事情給我們聽，告訴我們你的想法，對我們這些人生歷練尚少的小朋友來說，幫助很大。仔細想想能夠在大一就遇到 José 是件幸福的事，因為對於一個學生而言，沒有什麼比遇到一個好老師重要了，老師不僅教導我們學業上知識，同時更是建立學生道德的重要指標。

對於你即將退休的事，還是覺得惋惜，但我了解人生每個階段的目標不同，你已經達成你教書的目標了，且是以圓滿做為結束，受眾多學生的愛戴，大家提起你總是讚不絕口，你心裡應也相當開心。現在的你走在人生的秋季，過去的努力如今可以收成檢驗，也可以腳踏實地地討論未來的可能性。雖然你在學校授課的時數少了，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但是也別給自己太多的壓力了，就如你常對我所說的，何況現在沒有太多現實面的問題困擾你。

最後要好好注意自己的健康唷，畢竟沒有什麼比健康更重要的了，有好的健康才可以享受你甜美的收成和不斷地往你的目標前進，同時也為了將來我成功時，可以跟你分享我的喜悅。

Violeta Tseng 2010. 3. 26

專訪湯繼仁系友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

約聘行政助理 何絲雅

適逢台灣友邦國家—海地遭受地震巨變，身為國合會副秘書長想必會為了援助情事忙得分身乏術，但湯繼仁學長一聽到是為了刊登在系刊上，能夠與更多學弟妹分享生涯規劃以及激勵後輩努力向上，二話不說就答應了Olé的採訪。說真格兒地，我在國合會的休憩室裡十分忐忑，想著該怎麼縮短訪問才不致耽誤學長太多時間；但在他不急不徐走進來的當下，我看到的是炯炯有神的雙眼，以及親切燦爛的笑容，

我想，以往湯繼仁學長外派西班牙等地，協助國人解決各種困難時，曾受過他幫助的人，感覺應



該跟我現在差不多，甚至更強烈——那專屬於湯繼仁的安全感。

【不會啦，不會累啦！】

學長以前曾駐外多年，所到國家包含西班牙、委內瑞拉、薩爾瓦多...等，對於國際局勢及文化相當了解，輔開始則來了場豐富的歷史洗禮，讓我對學長獨到的見解印象十分深刻。說起以前在西班牙的日子，手機得24小時貼身待命，「哈哈，兩支手機啊，真的就像雙槍俠一樣！」幾乎沒有下班時間，即使是深夜，緊急求助電話響起，還是得立即反應並給予適當建議。雖然在體力方面是相當的吃重，但從學長的語氣裡，卻感覺不到一絲絲的埋怨或疲倦。「講到這個，我想起幾件事很有趣！」就是這樣，他總看到事情的光明面。

因為西班牙的摩洛哥的偷渡問題嚴重以及東歐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氾濫，造成就業市場供過於求，這導致亞洲人在西班牙旅遊的時候有一定程度的危險性，尤其東方人有名貴配件在身上的習慣，也增加了不少犯案的動機。「他搶你，穩賺不賠嘛！所以看到東方臉孔就下手了嘛！當時有一對新婚夫婦至西班牙度蜜月，在參觀馬德里最有名的 Prado 美術館的時候被警方攔下來，打來向我求助說警察要扣留他們的東西，他說：『啊我只是帶了電擊棒啊！』哈哈哈哈哈！哪有人帶電擊棒進美術館啦？他說在網路上看到我們回報國人到西班牙需要注意的事項，所以帶電擊棒想要保護嬌妻，可是依照規定，”違禁品”一定得被暫時扣留，誰曉得隔天早上六點鐘，24 小時緊急聯絡電話又響了：『湯秘書，又是我，我跟我太太被搶了！』我說：『你啊，好佳在，還好老天有眼讓你在前一天把電擊棒交出來，否則你今天可能就會有大事情了，搶匪看到電擊棒一緊張，你們就不只是被搶錢這麼簡單了。』」聽到這裡，以為學長是很懂得苦中作樂，所以才能在這麼勞累的工作裡，依舊像陽光男孩一樣的有活力。「其實不是耶！我不覺得我的工作很辛苦，因為我從小就很有服務群眾的熱忱。」

【社團對學生來說真的非常重要】

湯繼仁學長是獨生子，因為知道家裡沒有社交的環境，所以懂得製造環境訓練自己的個性，從小即自願當各種股長、班長、班代和系學會會長，拓展自己的生活觸角，藉此彌補獨生子最易缺乏的社交能力。「我以前在家也是都靠父母啊，可是我知道這樣不行，所以在大學四年裡除了唸書之外也參與非常多的社團工作，其實社團對同學來說是很好的，同學們不要只是死讀書，多培養社團能力對未來進入社會有非常大的幫助。像辦活動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歷練，跟現在的工作也很有關係。念書也是有念啦，但老實說沒有其他同學那麼認真。要了解自己的個性；清楚自己的優缺點；有需要補強之處不能延誤，不要等到別人告訴你才後知後覺。自我的啟發很重要，知道自己的志向，在跳入職場的時候才有能力跟別人競爭。」

因為對戲劇情有獨鍾，「哈哈，妳問我什麼電影我都知道，真的，我非常有興趣。」當年考大學時，考上文化大學戲劇系，但長輩對電影界的未來有疑慮，於是，台灣就少了一個金城武，或是，李安。學長重考上淡江西語系。但他並不後悔沒有唸戲劇，因為他對戲劇的熱忱還是沒有減少「哈哈哈哈哈！從外交官退休以後我看我去作影評人好了！哈哈！說真的，其實我應該跳槽到電影處當處長，才能看更多電影。」語畢又是一陣爽朗的笑聲。而且後來才知道，在重考唸高四班的那一年，現在的太太居然也在同一班裡，讓人驚嘆緣分的奇妙。

而印象最深刻的社團活動，首推大一時西語系參加外語學院舉辦的英語話劇比賽，西語系從幕後、導演到演員...等，所有的評比皆為外語學院的冠軍。籌辦策劃淡江文學院電影文化週時，因為在那年代西語電影取之相當不易，他還特地跑到西門町找電影片商尋求協助。大四時陳雅鴻老師的提拔也讓他有至中西文經交流協會幫忙的經驗。另外，當時每年全校拳擊比賽的第一名都獎落西語系，身為系學會長的他『哈哈，那時候很精采耶！”怕吼系怕吼系！”我們西語系很厲害耶，很會打，不是蓋的！』談起那段往事，眼神中依舊閃耀著我們淡江西語人一貫的光采。

【說到辛苦的地方嘛...】

民國九十年時湯繼仁學長先是獲得全國績優公務人員。當年全國四五十萬個公務人員裡選出六十六個績優公務人員，當年外派在西班牙他，並未為因獲獎而被沖昏頭，認真的他在台灣的頒獎儀式上缺席，選擇留在西班牙為服務國人而打拼；他獲獎的理由，也就不言而喻了。之後又獲金鷹獎並成為最年輕的得主。

儘管學長積極正向，樂觀傑出，但說到工作，哪裡會沒有難題呢？曾駐西班牙八年，在非邦交國裡事倍功半的辛酸，外人真的難以體會。『以前我在西班牙

時，代表處只有三個人，一個人要當好幾個人用！而西班牙對華的外交政策，兩黨幾乎是有共識，比較親中，沒辦法，因為中國太大了，所以對西班牙的外交真的很難做啊！」雖然在政治外交方面，中華民國的處境真的比較難突破，但學長當時仍努力與各界維持非常好的關係，例如：警界、機場、移民局、國會議員...等，國人去到西班牙時與危安等方面問題息息相關的單位。「在我駐西班牙的任內，馬總統(台北市長期間)、蕭副總統(以一個基金會董事長名義前往)、前總統府秘書長詹春柏，都有到過西班牙，而基本上國內的訪團到西班牙，我們能接待得很好，因為雖然我們的處境真的處於比較不利的局勢，可是我們還是繼續做，努力以國人在西班牙的需求為出發點去與各界維持良好的關係。」但在目前兩岸情勢和緩的情況下，西班牙與台灣的关系也比從前改善許多。

從聯合國、WHO 到大西洋鮭魚保育國際組織(ICCAT)等的洽助工作湯繼仁都參與過。當年 ICCAT 在克羅埃西亞開會，為了維護國民的最大利益，學長必須在會議開始前說服邦交國，並確保他們會為台灣發聲。為此，他得掌握每一個邦交國代表抵達的班機，在交通及聯絡相當不便的劣境下，他展現了外交官的優秀長才，在極短的時間內建立緊密的友誼，儘管辛苦、責任重大，但他仍盡力保衛台灣權益。。

【一個成功的外交官，除了要有服務的熱忱...】

「外交官第一要件，除個性要很開朗、懂得建立關係以外，還要有很強的適應力，因為台北在世界上算是居住條件、生活機能水準非常高的地方，而外派的國家在生活條件上跟台北大多有一段差距，要如何讓自己適應各種



方，而外派的國家在生活條件上跟台北大多有一段差距，要如何讓自己適應各種

不同的環境是外交官所必須學會的入門課，因為外派到其他國家，是要去服務國人，當你無法調適自己，如何去幫助別人？」。

外派工作經常是舉家遷移，對於女外交官在工作與家庭之間難以抉擇的事情時有耳聞；安全方面似乎也比較令人擔心，加上台灣邦交國的生活環境大多不是非常理想；比較之下，是否女生想往外交方面發展會比男生有更多的阻礙呢？「不會耶！女生也有自己要走的路啊！很多學姊在中南美洲各個崗位都做的很好啊！自己要懂得趨吉避兇啦！我並不覺得學妹要走這行會有很大的困難啦，還是要靠自己！當然政府在危安跟訓練方面也會有萬全的準備。但真的自己要有很強的適應力啦！很多邦交國的環境可說是滿辛苦的，出去考察也是很辛苦啊，都要跋山涉水的，但是我們覺得說在這個世界上真的還有別人比我們苦。」

學長表示，男生除了志工跟外交官以外，在國合會還有替代役男的選擇，將當兵那一年的時間當作是職前訓練，一個非常好的歷練機會，。

【當世界有難的時候，第一個投入援助，是我們國合會應該做的】

國合會因為是財團法人，所以跟一般的政府機關還是有差別，因為當初設立的理念是想說，以不是政府的機構來從事援外的的工作免於政治干預，但事實上跟外交部一樣是在做涉外工作。「像是我們這間休憩室，網咖啦！哈哈哈，就是希望同仁在辛苦辦公之餘，還能有 TAKE A BREAK 的時候，而我也非常開心能夠在這邊工作，感覺這份工作更有意義，因為從事的是外援的部分，國人也應該有一個新的觀念，不要覺得說為什麼我們自己國內都還有很多事情，還要花那麼多資源去協助友邦？中華民國不能故步自封，想要走出去，就要有奉獻。我們以前曾經也是被援贈的國家啊！直到 1959 年才開始有能力派出技術團去幫助友邦。明年就是建國一百年了，援助的路走也了五十年，中華民國真的不簡單。受過國際的援助，就要懂得回饋國際，這也是中華民國在國際上受人尊重的原因，雖然說，我們在外交上還是有困境，但未來總有一天會解決的。而我們國家未來的路該怎麼走才能穩健，是每個國民都要投入的事情。」

【半工半讀，外交特考一次 PASS】

學長當年服完兵役後，一邊唸研究所，晚上 6 到 12 點還邊在中央社外文部兼差；而後來考上外交部，白天在受訓，晚上還得統整資料寫論文。這讓我想到最近常聽到的一句話〈時間就像乳溝，擠一擠總會有的。〉雖然不是很得體，但卻是非常寫實。

也許是很有冒險精神，勇於嘗試新事物，湯繼仁學長畢業論文寫《西班牙與拉丁美洲的軍人干政之研究》，當時全世界沒人寫過這個題目。「老實說，如果說只唸語文，我很難進入外交界，因為有了歐研所的歷練，才能補強政治這個區塊的常識，也因為寫論文，會常常接觸到很多的社會科學，訓練自己思想的脈絡。」而愛旅遊的他，在西班牙時候一有時間就開車全家出遠門。而現在女兒就讀於全世界手屈一指的倫敦藝術大學設計系，除了從小就喜歡畫畫，也因為學長積極帶家人們環遊文化藝術翡翠的歐洲，使她深受歐洲藝術的薰陶。「外交人員比較特別之處就是較有機會接觸不同的文化，如果懂得融合中華及世界的文化及知識背景，才能有所創新。」

【把工具拿好，再用雙手建築出自己的道路】

「其實我們西語系不要妄自菲薄，我常說，語言吼，是一個 INSTRUMENTO，你要去挖什麼寶藏出來，路要怎麼去走，那要靠你自己把他建築出來！西語，就是你的 INSTRUMENTO。我們很多學長姊，加入政府的工作以後，在各方面都有非常傑出的表現；像在外交界，黃瀧元學長，他是淡江西語系第一屆學生，他當過外交部次長，而做過大使的系友人數也非常多。學弟妹們真的不要鎖在家裡當宅男宅女，你們在全球化的時代，面對的是全球化的競爭，敵人不是同學，不是你所看得到的這些人，是遍佈全世界啊！而這些對手，他們藉由 INTERNET，可能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題外話，我常講，INTERNET 改變了人的生活習慣，會造成你我與距離最近的家人之間的疏離(雖然在同一個空間裡，卻各自獨立)，卻可

以跟素未蒙面的人傾談心事。所以一定要了解整個世界的演變、好好思考如何在潮流之中自處，地球是平等的，該如何增加自己在全球化裡的競爭力，就看你願不願意花心力去探討。」



對於有興趣到中南美洲深造的學弟妹，湯繼仁學長表示，一定要多方蒐集資訊，隨時注意更新，並且多向系上詢問。「巴拉圭有語言訓練計畫，巴拉圭大使館每年都會招台灣的學生去那邊遊學，瓜地馬拉的語言學校「Antigua」也是很好的學習語言的地方，祕魯也不錯，至於墨西哥人文薈萃，也非常好。」

【家人是我捨不得，也不會想丟掉的負擔】

對學長來說，人生中最快樂的事情就是家人能夠身體健康，團聚在一起。在西班牙時最快樂的時候是全家出遊的時刻。「假日時把家人聚在車子上，沒有電腦、電視來分掉我們的時間，讓彼此有更多的相處機會，因此我跟兩個女兒的關係都非常好。」

【¡Vamos!】

跟學長不過短短兩、三個小時的相處，卻已深深的被他那開朗幽默的魅力所吸引。他也很嚴肅的提醒學弟妹，每一個國民都是國家的形象，外交人員更是責無旁貸，因此外交人員在國外一定得非常守法。「我的紀錄，曾經一天從西班牙開到羅馬，兩千公里，不眠不休整整 24 個小時。」我掐指一算：「學長，你的時速應該都超過六十公里吧！」學長突然瞪大眼睛說：「什麼六十！？」嚇了我一

大跳。「那算什麼！？哈哈哈哈哈！」但…不是說要很守規矩嗎？「哈哈，我們是很守規矩啊！真的。所以我都晚上開…沒有人看到！哈哈哈哈哈！」

即使我們在西語系的年代相隔了一段距離，但從學長的笑聲裡，我找到了再熟悉不過的感覺，那是天天散佈在你我周圍，我們淡江西語人對生活充滿熱情以及對未來從不自我設限的勇氣。¡Vamos! 讓我們繼續帶著響亮的笑聲，為淡江西語寫下更多嶄新的頁面！

-----系友分享篇-----



淡江美好的回憶

駐巴拿馬大使館經濟參事銜簡任商務專員

黃任佑系友

我在淡江諸多美好的回憶，為 享受在宮燈大道兩旁文學氣息濃厚的教室上課、傍晚散步於瀛苑小築外唸西語、與同學討論功課作考前複習、冬天赴台北打工深夜頂著寒風大雨回山後宿舍之內心充實感，以及班上男女同學下課呼朋引伴一齊用餐之樂趣，都是美好的回憶，最難忘之回憶為參與歷時二年籌辦之「雨中情」話劇演出。

而在求學過程中，黃輝達老師扎實的大一文法及雅鴻師印象深刻訓練動詞變化的大二文法、Carmen 老師活潑的語音學、Marta 老師極為生活化與 Margarita Gomez 老師運用不同教材與演練話劇式的強迫式會話課、熊老師獨特的翻譯教



法、練公日扶師滿堂西語笑話的“混混式”高階班、翁正義老師帶有南美風味的時事西文等均獲益良多。獲益最良多是從各科授課老師學習到的不同治學精神。

我的生涯規劃正是從進入淡江西語系之前開始，過程因已想透徹，無甚掙扎。因為聯考成績可能進淡江，當時綜合研判台灣海島型經濟對外依賴深，一定需要外語人才，故首選外語（西語係認為中南美與西班牙有多國可發揮，亦因高中數學較差避開商學院）；另認為私立大學畢業未來於職場競爭力較弱，故已決定唸一碩士，原受家庭影響（先父公

務員兼賣報紙並撰發新聞稿)準備報考政大新研所，後大二家父過世開始半工半讀乃報考歐研所；由於家境關係，復擬攻讀博士學位，乃規劃進入政府駐外單位遂能在職進修。至此，於先嚴過世時，個人生涯規劃於焉完成，亦即近程考上歐研所及考入政府駐外單位、中程當優質公務員力爭上游及外放時在職進修博士學位、長程則是提早退休回校兼課當志工及陪家母人生最後一程。目前個人規劃執行已準備進入長程階段，真是浮報匪淺。

駐外多年，其實也看過不少不適合駐外工作或不同單位不適任之同仁，然由於係公部門，並無退場機制（目前政府方研擬相關法令）。至於個性方面，要動靜皆宜，外出能交涉，入內能處理內務；能與人相處（不論國籍與三教九流），也能獨處及顧家；能被領導，也能領導別人；個性時而溫文儒雅，偶亦能堅強果斷奮力而行。視不同職務、場合作不同回應與拿捏分寸。

助人為快樂之本、施比受更有福。作為社會有用之人，就是能幫助任何人的，也就能感受歡喜心。人生最快樂的事情每個階段似乎不同，如能及早看破物欲世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對平凡人而言，不過就是求得全家平安吉祥。慈濟四神湯：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可儘早溶入生活中，必能永保喜樂之心。那是另外一個人生境界，甚至可做到境隨心轉。

個人經努力依規劃幸運地考上第三期經濟部駐外商務人員乙等特考；已改為國際經濟事務人員（當時決定考經濟部駐外人員後，就將歐研所碩士論文訂為經貿領域，以利同時準備就業或駐外人員考試），前三期隔三年考一次，其後每年招考但名額不一定，西班牙語組亦並未每年錄取，故有斷層現象；個人二次外放，首次巴拿馬三年半加西班牙四年（當時任期一任三年可延一任，至少六年又可展延一年半載，故可調二駐地），第二次外放秘魯及宏都拉斯，合計亦七年餘；2003年從宏國調回國原不打算再外放，後因購屋貸款及有鑑於經濟部駐外西語人才不

足（尚包括原資深人員不欲回鍋拉美），為後續學弟妹出入著想，經徵得家母同意第三次外放及第二次到巴拿馬（適有主管缺及我兩小孩均於巴國出生，甚多舊友及生活環境也不錯）。目前經濟部駐外期限一任僅四年，個人 2006 年 9 月 1 日到駐巴拿馬大使館任參事銜簡任十一職等商務專員，一處內同仁本年一月底調回國，在巴國將近六年；故個人在巴至少還有一年以上時間（至 2011 年年初或年中/終，因政府駐外人員調動一般都在寒暑假，配合小孩）。

1985 年首次外放剛新婚半年，翌年 7 月長子士耕報到、1989 年元月次子士耘出生，因無長輩隨行，故由我負責幫太太作月子，剛開始雖未必手忙腳亂，但以台式作月子，也鬧出許多笑話（如買老母雞進補咬不動、買牛肝誤為豬肝未吃聞味道就先吐等）；當然有子萬事足也確實令人興奮（現兩人都八十公斤以上，或要歸功/咎老爸打的底深厚）。駐外有許多回憶，酸甜苦辣都有。在沒邦交國服務，縱然關係如何好，人家亦不會以正式外交官視之，而其他小國甚至中國駐當地人員，不需埋頭苦幹或盡為駐在國著想，在官式場合均能獲得外交官待遇，其心情之酸可感受得到（秘魯藤森總統時代日本大使官邸人質案我駐在代表未受邀不在該歷史案件內，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之酸葡萄心情）。然當你的努力受國內單位、駐地長官同仁、或受益廠商僑胞肯定時，內心成就充實的甜蜜感，連周遭的人都感受得到。但在有邦交頻生斷交壓力或駐在國無理要求或中國打壓（在南美某國我方曾與地方政府交好，致贈對方台北廣場及豎立兩國國旗雕塑紀念牌，隔週即被對岸令人敲毀之案例），而無邦交國在幾無資源可運用下，國內仍然比照有邦交國要求處理通案，真是有苦難言不足為外人道，想必外人亦難想像。如初次身在國外，特別是拉丁文化與東方文化某些方面差異，甚至南轅北轍，如當街或當眾擁抱接吻親熱旁若無人，又有自家長輩或小孩在旁，真是辣到不行。凡此都是忘不了的回憶及趣事。

駐外生活是我追求的，故 20 幾年前第一次外放巴拿馬，個人就覺得如魚得水；只是要協助另外一半適應較辛苦（語言、交通、醫療、飲食、人際關係等等），特別新婚夫婦有小孩後，事情較多；另外就是搬家（號稱搬一次家撥一層皮）及

小孩長大後之就學問題，到小孩進入高中大學階段，為了工作需要與兼顧小孩或年老父母，常被形容為妻離子散的下場。至於女性同仁或學妹甚至結婚不易或已抱獨身主義，犧牲不可謂不大。妙方就是找事做不等事（問題）找上身，或至少如法鼓山聖嚴師父所說的：面對它、接受它、解決它、放下它。

個人自從外派，即秉持「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況且利用外派赴鄰近地區國家旅遊亦較經濟，因此，在外放 20 年後，已走過 30 個國家，足跡分佈到中南美與加勒比海（包括多明尼加、古巴、海地）、西歐南歐及中歐（到匈牙利）為主。而因工作需要配合休假，在巴拿馬、西班牙、秘魯及宏都拉斯，甚至能做深度旅遊（巴拿馬因地方小除運河尚可同日看兩洋及上山下海、在西班牙兼理葡萄牙商務時幾走遍伊比利半島所有海岸線風景區、秘魯 Machu Pichu 去過二趟及亞馬遜河區投宿過、宏都拉斯北部台商招待自製排刺及海螺龍蝦烤乳豬大餐仍記憶猶新）。目前個人拉美旅遊拼圖只餘墨西哥與巴西兩大塊未踏足，以及一趟東加勒比海諸島郵輪之旅。

印象最深刻為：（一）從阿根廷看完冰川後與友人開車翻山越嶺經智利走汎美公路八天 5200 公里回秘魯利馬駐地，一路還上演騰父追日。（二）於西班牙到比巴黎還遠的北非外島加納利亞（Islas Canarias）及地中海馬尤卡

（Mallorca）蜜月島 Ibiza 參觀石鐘乳洞及地底之天籟表演。（三）全家坐火車從德國北部玩到南部慕尼黑、又一路玩到維也納及匈牙利再坐火車回德國慕尼黑搭機經阿姆斯特丹回

馬德里，全程又是飛機、計程車、火車、巴士、船等各種交通工具都換乘過，樂趣無窮。

（四）某結婚週年慶前夕開車赴巴黎遊歷



後，經工業城里昂到賭城摩納哥，一路沿地中海經尼斯、坎城、馬賽、回西班牙巴賽隆納後直回馬德里，享受南歐地中海最有名的觀光城市風光。

個人由於住過西班牙及拉美國家，因此在經濟部工業局擔任科長時負責全國工業設計計劃，也推動的有聲有色的；在秘魯在職進修取得企業暨會計學博士及接受各大學邀請演講，回到經濟部主管國內各大學為主之企業創新育成中心亦頗有建樹；而喜歡開車到處旅遊，在中小企業處擔任組長負責協助推動地方特色產業也時有新意；曾在秘魯協助慈濟與當地政府及紅十字會賑濟聖嬰災民，故在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擔任經營輔導組組長兼經濟部中區聯合服務中心主任時，與中小企業服務志工（榮指員）及中部六縣市政府中小企業服務中心相處融恰。因此人生處處皆學問，旅遊除可增廣見聞，也可融入生活與工作中，真是何樂不為！

歐研所訓練是多元的，可從三方面來說：（一）就專業知識而言，個人曾為經濟部外放西班牙代表處第一人，直接有關聯，而在中南美也有助於瞭解拉美與歐盟之關係，甚至台海兩岸和解模式也借鏡歐盟之整合精神、策略與步驟；（二）就邏輯訓練而言，不只對個人在平常判斷事情有幫助，在個人以文學院背景加歐研所取得法學碩士，得於經濟部工業局擔任基層主管科長游刃有餘，顯然極有關聯；（三）就戰略思維薰陶而言，對駐外代表國家政府或部會之談判交涉，對個人視野見解之潛移默化，實有不可多得的表現機會。總而言之，當然有助於個人職務之升遷及校系所友間的互相提攜。

若學弟妹欲赴中南美洲深造，可從不同領域與未來發展性結合個人興趣而論不一而足。中南美洲國家與我國有邦交者一般教育文化水平不高（哥斯大黎加已斷交），且幾乎所有大學文憑都不為我教育部所承認，除此之外，墨西哥、智利及秘魯教育水平較高可考慮，巴西如非因葡語（或係另一有利因素可習之），以其在拉美政經地位和金磚四國之一亦可列入。如有意瞭解不同古文明（如瓜地馬拉 maya、秘魯 inca、墨西哥 azteca）、原住民、特定研究主題（如各國移民史、僑界）或已發展出重點產業（如巴拿馬服務業），可選不同國家。另外要考

量：獎學金、姐妹校、生活素質、治安、有無可提供留學生協助單位（包括當地淡江校友會組織）等。

如果無法負擔出外留學龐大的支出，有很多途徑或不同階段與方式達到目標：如寒暑假或就學中當交換學生、申請獎學金；如畢業或休業當國合會志工、服國防替代役、上網查各國各單位或學校與非政府組織是否召人或志工；如體制內參加淡江輔仁靜宜文藻四校聯合舉辦暑期遊學團、教育部海外研習計劃（靜宜去年有辦）；或長遠來看如同我之案例，也可報考公私單位駐外人員（外交部、新聞局、經濟部、安全局、僑委會、國科會、教育部、農委會、銀行等）在職進修；外交部甚至有新進人員可出國一年接受公費語言訓練，經濟部才正研擬中。

其實學弟妹想到中南美洲發展的機會，可說不多不少，視個案而定，可依產官學不同方向作準備。建議學校可加強產學合作（原本我於拉美所兼課時欲運用個人與企業界人脈計劃推動的），甚至可配合教育部「最後一哩計劃」推動。

最後給學弟妹們的建議，首先須具備基本功夫（熟悉電腦及使用技能、加強英西語文能力、培養邏輯觀念、多吸收資訊豐富常識）、必要時進修碩士具專業知識，多觸角多累積人生經驗（包括人情世故），英雄（雌）不怕出身低，男兒（現代人）應該志在四方，俟風起兮齊飛揚！雖有人說計劃跟不上變化，但人生那麼長還是要規劃的，有目標要執行，才有夢想成真的一天。

精神不死

經濟部國貿局執行秘書
林燦輝系友

先說個笑話

話說當年，各機關學校幾乎每月都舉行動員月會，若逢特別紀念日，就會在動員月會結束前由司儀帶頭呼口號，高喊中華民國萬歲之類的口號。有一次在國父誕辰紀念日的動員月會上，老牌司儀臨時身體不適，不克執行任務，於是找了一位代理司儀。這位代理仁兄生性緊張又無經驗，在月會結束呼口號時，卻出了狀況，原來記註在紙片的小抄有一句「國父精神不死！」的口號，這老兄因緊張過度而帶頭高呼：「國父不死！」，聽眾異口同聲跟著高呼：「國父不死！」。站在講台上的大會主席輕聲提醒司儀，「還有精神」，司儀趕忙遵命又帶頭高呼：「還有精神！」，結果效果超讚，聽眾亦跟著大喊「還有精神！」



我年輕時十分鐵齒(不信邪)，未經親自見證過的，一概不輕易迷信。依本省習俗，大年初一要茹素，且忌諱使用刀叉，也就是不殺生的意思；還有桌上食用雞鴨的頭、腳、翅膀，須等過正月初五後才能食用。年輕的我一直想知道這些習俗的道理，一連問好幾個「為什麼？」如果大人們說不出一個令我信服的理由，我就說他們迷信，並想辦法破除這些迷信，有時會故意違反禁忌，以身試法，例如在初一動用菜刀切食物或在初五前幹掉一些雞鴨翅膀，這種大膽違背傳統習俗的做法難免招來長輩的責罵。以上都是年少輕狂所做傻事。

如前略述，從前的我只相信眼所見過或經實驗證明的東西；換言之，就是聲光形象等看得到摸得著的東西，至於那些看不到摸不著的，例如鬼、神、靈魂則

抱持懷疑甚至不屑的態度。如今隨著歲月的增長知識經驗的累積和智慧的成長，我對人生的看法有很大的轉變。當我們敞開胸懷放眼天下，我們發現宇宙之大與自然之奧妙，於是我們變渺小了，因為我知道的很有限。變渺小之後我才會敞開心胸接納外來的資訊包括專業知識和一般常識，才會聆聽別人聲音，尊重別人的意見。小時後老師都會教我們「人定勝天」的名句，讓我們信不疑，目前仍有很多人這樣認為。可現在的我卻僅把他當作鼓勵年輕人努力向上的勵志慧語。其實渺小的人類根本於法與大自然相抗衡的，請試想，當天災或疾病瘟疫來襲的時候，人們是多麼徬徨無助啊。地球資源過度的開發使用，如今已造成臭氧層破裂、溫室效應，加諸地震、風災、水災對水土的破壞，在在都促使地球加速走向毀滅的道路。這一切都與人性的貪婪及生活過度物質化有關。我們當省思人類除了物質生活是否應該提升精神層次，效法環保人士愛護地球的行動，落實永續經營口號，為子子孫孫積德，留下適合物種生存的環境？



我對天堂、地獄、神靈、魔鬼抽象的名詞一向抱著懷疑的態度，因為那些都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東西。及至老年，我的醫生女兒告訴我「人不能鐵齒」，「凡事不能以眼見為憑，看不見的不一定不存在。」她

舉例告訴我，空氣讓人看不到摸不著可是當我們呼吸時卻感受它的存在，靈就是類似的東西，我才頓悟了解。其實人生不外是身、心、靈需求的滿足和自我實現。身就是肉體(body, flesh)，心就是思想(mind and thought)，精神是靈(spirit)，後兩者都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但確實讓人感受到它的存在。國父離開人世多年，為何後代人仍為他呼口號說「國父精神不死」？因為他曾經學醫懸壺濟世，從事革命推翻滿清，救國救民，那就是他的精神，也是他的靈魂，可以讓人人都感受得到。

插班的緣分

中華民國駐葡萄牙代表

周麟系友

本人於 1980 年進淡江西語系就讀，因為是插班生，所以實際上從大二起才開始學西語。為了能儘快跟上同學的程度，每個寒暑假我都留在學校自修。假期中，學校顯得更加寬闊。我常一個人在校園的角落，或朗讀西語，或欣賞花木扶疏的校景，或仰望藍天白雲，編織未來事業的夢想。夏天則充分利用學校的游泳池及運動場鍛鍊體魄，儲備未來打拼的基礎，可以說，在校園各各個角落都曾留下我的足跡。對校園越是了解，就更喜愛這個傳統與現代建築風格交織，經校方精心規劃的美麗校園。當時常夢想有一天能回母校任教，永遠徜徉在這片賞心悅目的教育園地。27 年後，2007 年我任職外交部時，終有機會應母系邀請擔任中西文筆譯及中西語口譯課程的兼任老師。雖然只在星期六上午回到母校授課，但是心中已感到十分滿足與愉悅。當然，我還繼續利用母校的游泳池，以紓解一星期中工作的壓力，現在這個場地已經轉變成一個國際標準的游泳池，由此亦可見母校不斷進步與發展的軌跡。

由於大學就讀西語系，我起初規劃的未來事業就是與所學相關聯的領域。大學畢業後，我考上母校歐洲研究所，同時也考上中央通訊社外文部編譯組，白天上課，晚上上班，所學的是與國際政治及歐洲區域研究相關的課程。晚上工作的主要內容則是編譯我國與中南美洲有關的新聞。把白天所學跟晚上工作的內涵結合在一起，很自然的所呈現在我眼前的生涯規劃，就是利用西班牙語文為工具，以及運用國際關係有關的知識所從事的工作，那也就是政府對中南美洲的外交工作。研究所讀了一年後，我又幸運的考進外交部，達成我生涯規劃的目標。至於在此過程中曾否有過掙扎。回想過去服務公職 25 年，可能是運氣比較好，一路上受到長官的愛護與指導，同事也多對我協助與配合，一切都頗為平順，好像有

一種我註定就是要從事這一行，而且可能會從一而終的感覺。

什麼樣的人適合從事外交工作，事實上有關的論述甚多，有興趣的人可以去找相關的書或文章來參考。至於我個人則認為擔任目前台灣的外交官至少應該要具備以下的特質。

- 第一，他應該開朗外向，因為他必須從事像推銷員一樣的工作。他推銷的是國家的形象；爭取的是外國政府與人民對我們的友誼與支持，進而才能為國家爭取最大最高的利益。
- 第二，他必須要有良好的適應環境能力，因為外交工作複雜多變，奉派駐外地區也並非固定不變，有時還會被派去一些對我國不甚友好的國家工作，如果適應能力欠佳，不但難以達成政府交付的任務，甚至恐怕連自己的生活起居都會感到不便，甚至困難。
- 第三，他要有強烈的學習欲望。當今時代人類的事物越來越複雜，我國外交局面又特別困難，因此外交人員所應具備的知識與能力越來越廣越多，如果沒有主動及強烈的學習欲望，恐怕很難跟上時代進步的腳步，甚至不無可能會被淘汰掉，當然也就難以做好本身的工作，無法達成政府交付的使命。

在系上求學前後雖只有三年，但受惠於許多老師的諄諄教導。黃輝達老師的大一文法，在老師亦莊亦諧，深入淺出的教學方式下，不但學起來十分輕鬆愉快，效果也格外顯著。打下基礎文法的基礎後，陳雅鴻老師的大二文法，以其「精中求細，釘緊綁牢」的教學方法，鞏固了我們追求更高深西班牙文的根基。此外，熊建成老師的大三翻譯給予我們許多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也打下我日後從事外交及在翻譯工作的良好基礎。劉坤原老師的新聞西文，對我在日後從事西文寫作上打下重要基礎，對個人多年後在智利撰寫博士論文過程中，其所需要具備的明晰及精確性是極有幫助的。總之，系上老師所開的課程，只要用心去學，總可以得到寶貴的收穫。反之，如果用心不足，自然難以發現妙處所在。

人生是門大學問，而快樂則是大多數人追求的目標，所以這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原因是答案一定很主觀。但是如果非要我回答的話，以我目前有限的人生體驗，我覺得人生最快樂的事是覺得自己有用，能對別人或團體有些幫助或貢獻。譬如說，因為我提供的一些協助，讓人覺得他得到了用處，或解決了他的困難與問題。擴大到我所從事的工作上來說，譬如藉由我的努力，促使某項公務得以順利達成，保障了我國民的權益，追求到我政府，甚至國家的利益，這時我就會覺得很快樂與滿足。

葡萄牙雖然與西班牙共同處於伊比利半島，為近在咫尺的鄰國，以前也都曾分別受過羅馬帝國及北非摩爾人的統治，擁有類似的歷史與文化，但是兩國卻不大相同。個性上，西班牙人豪爽、熱情、直接、友善，但有點聒噪。葡萄牙人則比較拘謹、內斂、保守、冷淡，且頗為靜默。葡萄牙街道大多窄窄小小，住宅門窗細細長長，首都里斯本人行道上鋪滿四方形細小方形大理石塊所砌成的路面，當地小姐穿著細根的高跟鞋走在四處可見的斜坡上，簡直像是表演特技一般。這裡停車場的車位也很窄小，好像隨時在考驗駕駛人的技術。葡萄牙人的視力似乎特佳，寫的字像蒼蠅頭一樣小，令人驚奇。餐廳很多，但是其座位讓人坐上去立刻有動彈不得的感覺。這麼一連串細、小、窄的形容詞也許可以拿來描述葡萄牙人做事的方式比較謹小慎微，但是也許不能拿來形容他們心胸是狹窄的，因為他們人也很善良且樂於助人。葡人名字特長，有的達6個字之多，簡直太難全記住。他們喜歡蒐集舊東西作展覽。光里斯本一地就有超過24個博物館，頗有可看性。葡萄牙菜很精緻美味，可以看出他們烹調很用心且喜愛享受美食。葡國產的酒也頗好，他們大多愛喝酒，據說車禍不少主要就是這個因素造成。總之，葡萄牙世界與西班牙世界有點類似，卻是不同的，連語言也是一樣，看起來頗近似，但葡人一開口你就知道的确是兩種不一樣的語言，因為連西班牙人都不得不承認，他們也聽不懂葡語。不過，有機會開一扇窗進入這個世界，你就會發現地球

真像個萬花筒，形形色色，十分有趣。

在母校學習西語是我一生重要的事業起點。把西語學好對我而言是一項很值得的投資，在母校學西語讓我考上研究所、考取中央社及外交部，為我個人開創一個有意義且愉快的事業，也讓我攻讀並獲得西語系國家數一數二名校智利天主教大學的博士學位。今天西語的重要性有增無減，乃是當今世界上僅次於華語及英語的第三大語言，西語國家則有二十國，使用人口超過四億人，且如果考慮到在美國近四千萬人也以西語為母語，足見西語在當今世界上的高度重要性。當然，語文只是一種工具，還必須再加上其他的學能才能發揮更大的功效，中文要繼續加強，英文更不能忘，且要持續深化，才能與西語相輔相成。我誠心鼓勵系上的學弟妹好好利用母校良好的學習環境及母系的優良師資努力學習，把西語學好就能為自己準備好未來在事業上與人競爭的利器。在此謹向各位我常感念的師長問安，並預祝年輕的學弟妹們學習順利成功，新的一年大家虎福生豐，萬事亨通。

-----師生分享篇-----



Mi primera impresión de Taiwán

白士清 José Miguel Blanco

本系專任副教授

Visité Taiwán por primera vez en el verano de 1993. Aquella visita fue también mi primer contacto *in situ* con una cultura asiática, por eso recuerdo que lo primero que me impresionó de aquel viaje fue ver la gente y las tiendas del aeropuerto de Bangkok: un ambiente realmente muy exótico y novedoso para alguien que nunca había salido de Europa hasta entonces.

De mis primeros momentos en Taiwán siempre recordaré el golpe de calor, sofocante y húmedo, que recibí nada más atravesar las puertas automáticas del aeropuerto internacional de Taoyuan para salir a calle. Era un mediodía abrasador e insufrible de finales de junio: el sol picaba y el aire y el suelo ardían.

Luego, los campos de arroz a los lados de la carretera y la gran cantidad de coches que circulaba por la autopista: la mayoría de ellos eran grandes y buenos, de gama media-alta. Nunca hasta entonces había visto tantos cochazos en tan poco espacio y tiempo. Mi impresión en aquel momento fue que muchos taiwaneses eran ricos.



También me llamó mucho la atención que todas las empleadas del peaje de la

autopista, las que se encargaban de recoger los tiques y de cobrar a los conductores, llevaran puesta una mascarilla en la cara: me parecían enfermeras. En aquel momento fui consciente del grave problema de la contaminación en Taiwán, de la que no me había percatado hasta entonces.

Corforme nos aproximábamos a Taipéi me llamaron la atención muchos aspectos del paisaje urbano: la maraña de viaductos, la forma cúbica de los edificios, la suciedad de las fachadas, los tejados de uralita, las rejas en las ventanas, las ampliaciones de los áticos (luego me enteraría de que son ilegales), los postes de electricidad y teléfono, con sus cables colgando a la vista, la sucesión de tiendas y puestos de todo tipo, los templos... En definitiva, Taipéi me dio una sensación de desorden general y de falta de plan urbanístico tal y como lo entendemos en Occidente.

Eso sí, recuerdo que me admiró contemplar a lo lejos la silueta del Gran Hotel, situado en la ladera de una colina y dominando toda la ciudad. Me gustó porque, frente a lo que había estado viendo



hasta entonces, su estilo era verdaderamente exótico y oriental, es decir, sí que se correspondía con lo que yo había visto y leído anteriormente, y me esperaba, sobre la arquitectura china.

Mi primer contacto a pie de calle fue en la zona de Shilin. Allí puede observar más de

cerca tanto los edificios como las calles y callejuelas de barrio, así como los pequeños parques. Me llamó la atención que no hubiera aceras en las calles. Por otro lado, en aquella época los contenedores de basura se acumulaban en las calles y, a pesar de que había muchos, las bolsas de basura sobresalían e incluso se desparramaban por el suelo. El calor y el olor del ambiente no eran muy agradables.

Y por la tarde tuve la oportunidad de andar hasta el mercado de Shilin. Allí pude comprobar por primera vez en mi vida lo que es un mercado nocturno en Taiwán: un lugar lleno de gente donde se suceden y se mezclan las tiendas de ropa y de productos de todo tipo, los restaurantes, los puestos de comida y bebida más variopintos, las atracciones de feria, los vendedores ambulantes... Me encantó pasear, comer y beber por aquel lugar tan dinámico y vivo; todo me atraía. Fue una experiencia inolvidable que después repetiría en multitud de ocasiones.

中文之路：漫談文化差異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專任西班牙語講師

Luis Roncero Mayor (龍本善)

“Luis，如果你有興趣，週六早上可以到華僑學校學中文，那是 Chang-chang 去的學校啊！”。Chang-chang 是國小時認識的好朋友，一直到現在還是至交。那句話是她媽媽跟我說過的，當時我十八歲，正要開始唸大學。每次去他們家找我朋友，我很好奇地問牆壁上的裝飾、書法作品以及國畫代表甚麼意思；聽到我這麼有興趣，想要了解那些陌生的東西，他媽媽就這樣問我。我當然答應了，可是那時不曉得我正在開始走不能回頭的路，是決定人生方向的關鍵時刻，也是我這段旅程的開始，自我探索的轉捩點。



我第一次去馬德里華僑學校上課是 1996 年的九月初，大學的課程還沒有開始。第一堂課的情形我還記得很清楚，一進去教室我看到一堆五歲的小朋友，大家很驚訝地看著我，我也很不好意思坐在小朋友旁邊，就開始跟他們一起念注音符號。我大概花了兩三個禮拜的時間才把注音符號學得比較熟。課本是從臺灣寄到西班牙，所以第一本都沒有國字，只有注音符號。說實在，這就是學發音最好的方式：用陌生的符號來念自己母語沒有的發音。現在很多人主張使用拼音教中文，對歐語系的人士反而造成母語的干擾，之後這方面的毛病就很難糾正。我其實很幸運先有機會在僑校學中文，老師不太會講西班牙文，所以必須很認真地上課，課後也需要問華僑朋友發音相近的注音〔ㄔ、ㄊ、ㄐ、ㄑ、ㄒ、ㄌ〕。一個月之後我就把注音符號學得很熟，能夠唸沒有國字的課文，雖然不太懂上面的意思，但是那時候的目的達到了，就是能夠把發音的工具學好，下一個挑戰就是國字。

提到中文很多歐美人士會覺得是最難的語言之一，這個想法主要是因為它的文字與歐語系語言差太遠。平常我們遇到不熟悉的事物，會想辦法透過既有的知識去面對新的挑戰；中文字對當初的我而言，是之前沒有接觸過的系統，我發現不能用任何東西跟它比較，也不能死背那些字，我又不適合填鴨式的學習方式，因此，我必須想出能夠讓自己記住那些字的方法。我還記得一開始僑校的老師給大家筆記本寫當天學過的生字，每一個字要寫十遍，就像臺灣的小朋友學自己的語言一樣。有一天僑校的一位老師跟我們講秘訣：要了解文字的結構，必須先把它的每一個部分拆開來。這位是淡大西語系畢業的馮竹美老師，是我這條路的啟蒙老師。馮老師講完之後，我開始研究部首與部件，不只如此，我開始以這樣的方式分析所有的文字，以便學得更扎實，這就是我記憶中國文字的方式：分析問題來找出答案。後來我把這個觀念運用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發現也有助於面對生活中的問題。不過也不是絕對的，有的問題不能這麼簡單地解決，同樣地，有的字也沒那麼容易分析。

我開始在僑校上課一個月後，也開始在馬德里自治大學修中文課。大學的老師是西班牙人，但有時候會請北京來的老師代課。由於我在僑校已經先打好了基礎，所以對我來講大學的進度比起僑校較為緩慢，上課的內容也比較簡單。北京的老師教簡體字，但是西班牙的老師（Tacia Fisac 教授）要求我們一定要會讀正體字，但可以寫簡體字或正體字，我非常認同這個觀念。語音方面，大學的老師教漢語拼音，很遺憾的是完全沒有教注音符號。我還記得有一天董燕生教授在我母校教中文的時候，看到我在國字旁邊寫注音符號，他很驚訝地說那是他們小時候學過的語音系統，不過後來因為沒有繼續用所以忘光了。當時可以上董教授的課，是一件很榮幸的事情，雖然他年紀不輕，但他上課時非常有精神，每次都開心地跟我們講笑話，分享自己的經驗，討論西班牙和中國的事情。

關於正體字與簡體字的爭議，我覺得簡體字可以在手寫時使用，但沒必要用來印刷出版；這就像把拼錯的西班牙文（如缺少重音符號，或 b 與 v 用在不正確的位置）當作正確無誤，還用來印刷課本、雜誌..... 等等。另外學中文的人有個錯覺，認為簡體字較正體字容易學。雖然簡體字的筆劃較少，但大部分的簡體字已經失去了固有的結構，拆開部首與部件的時候會發現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分析，除非先會正體字，否則也猜不出來是怎麼組成的，因此，大部分的簡體字必須靠死背才能學起來，最遺憾的是，這些文字已經沒有涵意可言。

大學畢業之後我申請到獎學金赴美國攻讀碩士，當時的我對語言學特別感興趣，所以決定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跟陶弘印教授學中文的語言學。當時西班牙大學沒有中文系〔在 2003 年馬德里自治大學才開始提供漢學的大學學位〕，所以 Taciana Fisac 教授建議先出國奠定好基礎再去中國或臺灣進修。一方面是因為語言能力尚嫌不足，另一方面是教學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在歐美國家漢學悠久的學校會得到更適合我的訓練。碩士畢業後我就來臺灣進修中文，那時候的閱讀能力比口語更好，但還需要加強閱讀報紙以及寫文章的技巧。一年裏，我拜師四個不同的老師，他們各有所長，而我也從每一位老師身上學到不同的能力。在那一年，我發現華人的思考模式與歐洲的思維方式有很大的落差，包括上課的方式、朋友之間的互動，以及表達基本情感的形式，皆與我所習慣的有著極大的差異。這的確是很自然的現象，也就是所謂的「文化衝擊」，有趣的是在西班牙，我也曾有過類似的感覺，這可能是「個體與大眾文化衝擊」所造成的。

文化差異問題

在臺灣我找到了中華文化的菁華。簡單地說，一切以陰陽學說與五行理論為基礎。因此「極端」與「變化」是臺灣社會的兩個大特色（我猜中國也是如此，但沒有在那邊生活過，不敢斷言）。所謂的極端指的是「陰」與「陽」的概念，從不同文化表現、交易活動，甚至到語言的結構，都可以看得出來這兩個極端的

重要性。比如說，在臺灣常常聽到「我們」這兩個字。實際上這個「我們」，可能是指「我」、可能是「我和觀念與我相同的人」，也有可能是「臺灣人」、「華人」等；這就是所謂的「極端」，是陰陽理論所影響的一面，我們這群人與他人不同，只要是屬於「我們」其中的一份子，你就在圈子裡，與「我們」無關的人，就屬於圈子外面的人。也就是說，有的人作法或觀念與我相同，也有作法或觀念與我不同的人，但是沒有人是介於中間。雖然儒家思想特別強調中庸之道，但華人思想上似乎沒有中間的灰色地帶。話說回來，若一個人不屬於任何圈子，就似乎很難認識新朋友，彷彿華人社會中有著「與我無關的人不存在」的心態。因此，當人們搬到新地方時，在沒有朋友的情況下，一定會想辦法透過既有的關係認識當地人，以使自己「屬於」某個圈子，找工作或找對象也是如此，這種對「關係」的重視，就是自陰陽理論基礎衍生出的概念。

因而，除非有某種程度的關係，不屬於圈子的人便很難加入。在口語表達上也有很明顯的陰陽觀念，譬如說，所謂的「在臺灣」與「在國外」的差別是個典型的例子；我一直很好奇所謂的「國外」指的是哪一國，有時很諷刺地問「請問，國外是哪一國？」，大部分的人的反應是沒有反應，可見沒有想到所謂的國外，是包含著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另外，中文也有個很有趣的現象：用形容詞表達自己的感覺也是兩極化的。例如，我們會說「我很累」或「我不累」來表示現在的狀態，但是不能說「我累」，而需要以「了」來表示狀態的改變：之前不累，但是現在累了。雖然這只是文法的規則，這個現象也證明語言反映文化的同時，文化也如此影響語言。由於語言是一種反映現實的工具，所以無法用文字表達不存在的現實，就是說，不能使用語言來呈現沒有的概念。因而，在這個例子中，證明了中文只有兩個狀態可言，觀念上沒有漸進式的過程。

以上僅代表本人對於臺灣社會的觀察，絕對沒有褒貶之意。由於從小在西班牙受教育，我的思考模式沿襲了古希臘的哲學理論，因此較崇尚建設性的批評以及對於真理的爭辯，並不代表絕對的對錯，中間還有很多討論的空間，僅供參考。

電影賞析小論文分享 - 靈異孤兒院

研一 Celia 黃韵庭



摘要

《羊男的迷宮》導演葛雷摩戴托羅（Guillermo del Toro）最新監製，帶領金獎特效團隊傾力打造的《靈異孤兒院》（The Orphanage），精采的劇本以及華麗的特效，推出即造成轟動，連續六週蟬連票房冠軍，榮登西班牙年度最賣座電影，更獲官方指定代表競逐奧斯卡。以一起離奇失蹤案件為開端的《靈異孤兒院》，利用主角蘿拉尋找愛子西蒙的過程，重新發掘孤兒院被塵封以久的歷史，並且意外地揭開一段令人不寒而慄的過去。《靈異孤兒院》在靈異體裁的偽裝之下，大膽跳脫出了靈異電影的既定框架，直指互古難解的生死之謎。此片並非單純恐怖懸疑片，劇中更呈現母親的心理掙扎和面對真相的內心衝突。本論文應用心理學的角度，試圖探討蘿拉在劇中所呈現的性格和角色。

關鍵詞： Guillermo del Toro、靈異孤兒院、恐怖靈異片、母親恐懼心理

壹、前言

“最極致的恐懼，往往來自最平常的事物…”。《靈異孤兒院》是由《羊男的迷宮》導演葛雷摩戴托羅所監製的恐怖電影，劇情敘述蘿拉(Laura)和丈夫(Carlos)帶著他們所領養的 7 歲兒子西蒙(Simon)，住進了一所無人居住且荒廢已久的孤兒院。這偌大的孤兒院有著幽暗的長廊、漆黑的地下室，無人的房間不時傳出詭異的聲音，但蘿拉從來不以為意。起初，西蒙與五個看不見的朋友的互動對話被蘿拉和丈夫視為缺乏玩伴所致，不料西蒙失蹤之後，一連串的離奇事件接連著發生，她驚覺有個頭戴恐怖面罩的怪異小孩、一個曾闖入她家的詭異女人，某天竟橫死在她的面前…。蘿拉才發覺到這所廢棄的孤兒院並不單純。

片中劇情鬼魅作祟、失蹤誘拐所營造出詭譎驚懼的氛圍，都只是導演高明的誘導戲法，故佈疑陣之下逐步引領觀眾誤入迷宮死巷，只約略釋放出一些蛛絲馬跡，如彼得潘與溫蒂的童話、聖安東尼的金墜子等。直到最後一幕，觀眾才恍然大悟導演隱藏在影像之後的真正意圖，將紊亂糾纏的劇情一一浮現出真相，一舉推翻了先前所有的佈局。由葛雷摩戴托羅所監製的多數靈異電影都以鬼靈作亂、冤魂索命作為劇情主軸，劇中主角四處奔走尋訪，只為找出怨靈為何徘徊，企圖完成陰靈生前未竟遺志，使一場即將爆發的災難消弭於無形。《靈異孤兒院》表面上看來也不例外，片中描述蘿拉與家人(丈夫和西蒙)重回童年生長的鄉間孤兒院，一方面讓七歲幼子西蒙安心養病，一方面蘿拉則感念幼時養育之恩，期望能重新開放這間孤兒院，專心照料身上患有重疾的孩童。重病的西蒙竟能窺視常人不能見的種種奇異景象，聲稱屋內有數名與他差不多歲數的孩童常跟他一同玩耍嬉戲，進而牽扯出一連串意想不到的離奇遭遇，讓母親蘿拉心急如焚。

導演葛雷摩戴托羅(Guillermo del Toro)監製、旗下愛將巴亞納(Juan Antonio Bayona)所執導，整部電影的氛圍奇幻駭人。《靈異孤兒院》去年橫掃了西班牙電影票房，連續蟬連六週票房總冠軍，以十二億台幣的超高票房刷新了西班牙影史的新紀錄。它不僅在票房上一馬當先，更所向披靡獲得了「西班牙奧斯卡」十

四項大獎的提名，並代表西班牙角逐奧斯卡。在《靈異孤兒院》展現驚人創作爆發力的胡恩安東尼奧巴亞納（Juan Antonio Bayona），是西班牙著名的MV及廣告導演，曾多次獲獎。熱愛好萊塢電影的他，作品總是充斥著天馬行空的幻想，並擅長以宛如童話故事的內容，來影射現實生活的種種。巴亞納與葛雷摩戴托羅是多年的舊識，兩人私底下的交情非常好。也因此，當巴亞納向他提及自己的新片即將開拍，葛雷摩戴托羅二話不說馬上答應出任監製。安東尼奧巴亞納宛如脫韁野馬不受拘束的幻想，加上葛雷摩戴托羅帶來的《羊男的迷宮》式的瑰麗奇幻風格，打造出令人驚豔、恐怖又震撼的《靈異孤兒院》。《靈異孤兒院》是葛雷摩戴托羅自認有史以來看過最好的劇本，因為它不僅僅是部恐怖片而已。在視覺上非常的特別外，它也有著這類驚悚恐怖片少見的情感深度。導演巴亞納不只創造了一個懸疑神秘的故事，更透過角色的刻劃塑造了一部強而有力的情節戲劇。劇本的初稿在2000年時就由西班牙名編劇家賽吉歐桑奇斯（Sergio G. Sanchez）完成，但直到2004年才送到了導演巴亞納的手上，導演和編劇花了超過一年的時間重修劇本，導演巴亞納說：「雖然它本質上就是一部很好的劇本，但我必須將它修改成符合我的品味，我希望有我個人的特質。」《靈異孤兒院》具有奇幻電影少見的風格，它所描繪的恐懼並不是由外而來，也不是精神病患腦海中的幻想，更不是因為什麼主角誤入禁地而招致而來。這恐懼的元素是常見潛在於人內心。這恐懼會慢慢地擴散，直到完全摧毀為止。就像導演巴亞納說的：「《靈異孤兒院》基本上講述的是對於分離的恐懼。劇中的人物都活在她們過去分離所造成的傷痛裡，或是擔心即將而來的分離。恐懼代表了他們生活中的某些東西，將夢想中的美好家庭摧毀成令人無法承受的夢魘。」本章架構分為三個重點論述，母親內心恐懼焦慮之分析、夢的解析及其他思考，應用心理學的角度，試圖探討羅拉在劇中所呈現的性格和角色。

貳、劇情中母親角色之分析

母親蘿拉(Laura) - Belén Rueda 飾演

蘿拉從小被父母拋棄，在孤兒院度過童年時光，被領養後隨即離開了孤兒院。30年後，與老公買下她童年的孤兒院並加以整修計畫收養孤兒，也收養了一位愛滋病陽性孩童西蒙。

這節分成幾個觀點探討蘿拉：

1. (蘿拉之童年時期): 電影始於年幼的蘿拉與孤兒院的同伴們歡樂地玩著木頭人的遊戲，一通認養的電話將她帶離孤兒院，接著畫面直接跳到蘿拉成年結婚了並重回廢棄多年的孤兒院，劇中未描述她被領養後過的生活以及童年的孤兒院為何廢棄了？我們無法得知蘿拉被領養之後的生活，但卻可觀察出蘿拉對孤兒院有很深的情感，甚至可以說蘿拉離開孤兒院時抱持著遺憾。

童年和她一起嬉戲的同伴，有肢體殘障的、顏面受損等缺陷，僅有蘿拉四肢健全，因此她有幸被領養，但也因此被帶離孤兒院，無法再和同伴玩耍嬉戲及生活。經由蘿拉的思考幻影及行為得知，在某程度上想要回到和以前同伴玩耍，照顧他們以及愧疚之心態。因此成年的她就如同溫蒂(Wendy)幻想身為那些失落男孩的母親，並且能一直在床邊說故事給他們聽。

蘿拉與丈夫卡洛斯領養了愛滋兒西蒙，蘿拉並計畫再扶養幾位身肢殘障的孩童，除了本身的愛心，也多少透漏年幼分離造成的恐懼與自責。年幼因分離造成恐懼，學名稱之為分離焦慮症。在蘿拉身上可以觀察出這現象。

分離焦慮症 (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 簡稱 SAD) 在精神醫學的診斷系統中，被歸類為兒童或青少年時期的疾患。主要的特徵是離開家裡或離開所依附對象 (例如父母親) 時，會產生過度的焦慮。症狀大部分會隨著時間淡化，但也有人會伴隨著內心的恐懼而影響至成年。蘿拉年幼時所依附的對象可能是孤兒院照顧他的老師或是同伴，原本熟悉生活的環境突然改變，生活圈頓時間得全部換新，到另一個陌生的地方重新適應。孤兒院院長一句：「她到新家會適應的很好，

這對她好」就把她送走，沒有詢問年幼蘿拉的想法和意願，這容易造成幼童產生分離之恐懼。成年人常視孩童為白紙，並為孩子們下了許多以為對他們好的決定，然而孩童的心思或許比想像的更纖細敏感，孤兒院長好意地將蘿拉送走究竟是好或壞？是個難解的問題，但的確在蘿拉的心中刻下歷歷可見的缺憾與傷痕，或許孩童不只是張純白無暇的紙，可以由大人隨意在上面塗抹自己的理想與夢想。後來她選擇一直服藥，活在幻想當中無法自拔，除了無力面對真相之外還有另一個部分是因為年幼同伴的關係。

2. (西蒙失蹤時期): 與丈夫和西蒙過著天倫之樂的生活，雖然西蒙常透漏說出種種奇異景象，聲稱屋內有數名與他差不多歲數的孩童常一同玩耍嬉戲，但蘿拉和丈夫不以為意，皆認定是因為西蒙沒有其他孩童陪伴所以才會幻想出其他朋友的存在。隨著西蒙在一場宴會離奇失蹤，漸漸看到由於身為母親的責任感及對可能面臨分離的恐懼逐漸加重，使蘿拉的理性世界崩塌，在求助無門後尋求另一種管道，尋找西蒙。劇中靈媒告訴她的一句話：「不要看到就相信，而要用心去體會。」我覺得這句話具兩種含義，一種是希望她在經歷那過去、現在、未來的平行感知後可以重回現實社會，不是看到那畫面就義無反顧的追隨，放棄原本現實的生活；另一種是提醒蘿拉拋下預設立場，用心去聆聽那些孩子給的提示、暗示。

“只有你自己知道為了找回兒子，願意付出何等代價，我不知道你該怎麼做，你會聽見，但最好不要遵從，眼見未可為憑，還有其他方法，相信，然後你就會看見”。也許，靈媒也在提醒她可能發生的狀況，但該怎麼選擇，主導權在蘿拉自己手上，沒有人能阻擋。但蘿拉終究太晚發覺自己的盲點，沉溺在自身的悲痛而把自己當成受害者，錯誤的預設立場使她離真相越來越遠，也使渴望的幸福離去。當發生可怕的事情，有時會留下痕跡，好像連結兩個時空的傷痕，就像回音不斷來回激盪，等待被聽見，就像傷疤或掐痕，等待痛苦被撫平。例如：蘿拉自己年幼所造成的遺憾、傷痛等待著被撫平，在她的幻覺中，她期望拯救她的同伴及扮演照顧者的角色。這兩個時間點就是過去與現在的連結，而這兩段又將會影響著未來。在她的平行感知過程中，這些又如同線索般浮現，挑起埋沒在內心的

記憶，就像靈媒所說這些如回音不斷來回，等待著被聽見，等待著蘿拉的撫平。劇中有句台詞：過去、現在及未來層層交錯過去，類似時光旅行，聽起來很像巫術，但只是平行感知，不必恐慌。這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卻有些假設性的理論在解釋這空間和狀態。何謂定義平行世界？

平行宇宙 (Multiverse、Parallel universes)，或叫多重宇宙論，指的是一種在物理學裡尚未被證實的理論，根據這種理論，在我們的宇宙之外，很可能還存在著其他的宇宙，而這些宇宙是宇宙可能狀態的一種反應，這些宇宙可能其基本物理常數和我們所認知的宇宙相同，也可能不同。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認為宇宙是多重空間構成，但時間是不變的，因此在同一秒鐘內有著其他不同的平行世界也在進行中。這只是個假設，目前無法證實，所以也無法想辦法到達。另一種平行世界就是靈光世界，由磁能、波能、光能、熱能等形態共築於此宇宙之中，這種世界我們常人無法得知，科學家現今也計算不出來，因為是非物質狀態，所以只能透過神遊方式，透過人體的特殊感應能力啟發來到達。方法有兩大類，第一種練習絕對專注與觀想來引發感應，這類屬於宗教修行，另一種是透過無意識啟發感知能力，兩種都需要良好的心性控制與修養，雖然科學無法驗證，不過國內倒是有很多團體在研究發展中。有些人認為平行宇宙理論缺乏對經驗主義的關聯性以及可測性，同時缺乏物理學上的證據和可否定性，因為這個理論以目前的科學方法無法證實或否定，而且這些理論目前而言太過形上學且只是在數學結構上有可能而已；不過鐵馬克(Max Tegmark)¹注意到對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和宇宙物質大規模分佈測量的改進可能會否定或實證其中兩種的平行宇宙存在的可能性，並進而能證實或否定開放宇宙理論和混亂暴漲理論，意即平行宇宙理論最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可測的。在近代這個理論已經激起了大量科學、哲學和神學的問題，而科幻小說亦喜歡將平行宇宙的概念用於其中，此電影也有加入這概念在劇

¹《平行宇宙》作者鐵馬克 (Max Tegmark) 為美國賓州大學物理與天文教授，許多他的工作都含有平行宇宙的概念，包括評估無限大空間與宇宙暴脹的證據，發展對量子去相干現象的洞察，以及研究諸如微波背景輻射漲落的振幅、時空的維度以及物理的基本定律可隨位置而變化的可能性等。

情中。

靈媒的一句話讓蘿拉認為若要斬開糾葛纏繞的死結，一解西蒙消失無蹤之謎，跨越區隔幽冥陽世的迷離界線，唯有憑靠自己對兒子的殷切思念。當她追隨著西蒙殘留的影子急切穿過大廳廂堂，試圖找尋愛兒藏身所在，越是靠近事實真相一步，也就又喚醒了她腦海中沉睡的童年記憶，越是拉近了過去與當下、生與死之間的距離，讓劃分陰陽的絕對界線開始迷濛不清，直至兩者完全交錯重合為止。

3. (獨身尋找西蒙): 身處幼年所住的孤兒院，加上透過靈媒和西蒙以前描述的畫面和對話串連起來，她開始懷疑是童年玩伴的陰魂誘拐了兒子西蒙，繼而追查出當年孤兒院之所以廢棄的悲劇真相，然而在她做了諸多努力卻沒意識到自己一味在追逐過往回憶而忽略丈夫卡洛斯，離真實世界越來越遠，她就像個在沙灘撿貝殼的孩子般想找回家庭的幸福，只顧著撿拾卻任懷中的貝殼灑落一地而無不自知。最終丈夫也離去了，這一段最令顫慄的是，蘿拉完全失去與現實的聯繫，回歸到孩童的狀態，將房子佈置回年幼時的孤兒院，穿起當年的制服並作了藍莓派，企圖招喚幼年玩伴的鬼魂來找回兒子西蒙，用盡方法無用後，蘿拉靈光一閃，獨自玩起了木頭人遊戲。當西蒙已死去的真相揭露後，懊悔的蘿拉已無心力抽離幻想，而選擇與西蒙及童年玩伴們永眠於孤兒院，在她的夢寐裡，熄滅已久的燈塔再次照亮黑暗的房間。蘿拉對現實無奈轉而緊抓過去，象徵著成人經驗與童年經驗互相衝突，藉著回歸童年的自我，來逃避現實的情況。事實上她放棄面對真實人生，膽怯面對她的疏失，只好用自殺的方式延續她的幻想；但換個角度想，對那些一直沉溺於逝去過往的人，她的靈魂的確被拘束在你我觸碰不到的曾經。在這夢境中，榮格心理學原型的理論可以相呼應，大地母親原型：這一原型在夢中以夢者母親的形象出現或以一個慈愛老婆婆的形象出現居多。體現出的主要性格是：包容、慈善、關懷。她像大地一樣胸懷寬廣，像大地養育萬物一樣充滿母性。劇中跳脫了生前現實與死後世界乃二元對立的既定觀念，而連結兩者之間的關鍵便繫於母親蘿拉身上。她既是當年孤兒院養育長大的孩子，也是現在為人

母、為人妻的成熟婦女，蘿拉身上不但連結了過去與當下兩種迥異時空，也因時空切換而同時具備了孩童與成人兩種不同身份。在夢中她也是以母親形象先出現，例如：遇到童年玩伴後，喚起她童年之記憶，想要照顧以前玩伴的想法，擁有母親的形象，包容關懷、慈愛等。

4. (尋找西蒙至發現真相): 蘿拉在西蒙失蹤一開始的驚恐到不知如何尋求方法及線索找出西蒙，演變到最後發現真相由受害者轉變成加害者的這段過程的心理變化，可利用Bowlby依附理論²套用分析。Bowlby相信當彼此失去連結時，悲傷是種本能(instinctive)普遍的反應，Bowlby的依附理論，悲傷的功能強調生物面甚於心理面，因此悲傷的功能會促使個體去親近依附者(attachment figure常常是主要照顧者)的行為，而當必須與依附者分離時，會使個案的焦慮被觸發，此時失落的心理反映了被概念化為哀悼者與死者原先關係上的依賴，認為死亡是不可能的，生物上的功能亦被剝奪了。但Bowlby亦強調依附的連結會因著情感上的涉入及形成而不斷的加強著，因而當個體遭受到會失去依附者的威脅時，會經驗到焦慮、不安等失落反應。Bowlby以悲傷工作的概念來解決失落，他認為人們可以在認知上重新定義他們自己及情境，並且有必要對於已經發生的改變做出辨識及重塑其內在表徵的動作，預測悲傷的工作為是個逐步的歷程。例如，蘿拉對西蒙產生前所未有的依附和連結，關係的改變可能源於對西蒙的憐憫，自覺對加害者有責任(如過去惡言相向，或一時失手傷害西蒙)認為應該要承擔錯誤的是自己而不是西蒙，創傷經驗的強度可能強化創傷失落的每個瞬間和記憶的情緒及認知。再者，西蒙的同情和依附也會阻礙創傷的解決(Nader 1996/2001)，蘿拉原本認定是那些年幼玩伴鬼魂帶走西蒙，原本的依附關係的失去已經使她傷痛，但是卻無法預料到自己的一時疏忽才是真正西蒙致死的主因。從原本根深蒂固的受害者立場瞬間轉變成加害者，讓她自覺須承擔所有的過失和錯誤。但這樣對立的角色衝突讓蘿拉無法接受，傷痛欲絕，而後選擇服藥過量自殺。所以後來蘿拉無

² 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是一個(或一組)關於為了得到安全感而尋求親近另一人的心理傾向的理論。當此人在場時會感到安全，不在場時會感到焦慮。此理論最早由約翰·鮑比(Bowlby)在1950年代提出。

法接受真相之態度，也可以套用此理論解釋。

參、夢之解析

詹姆斯霍爾博士(James A. Hall, M.D.)³認為通常關於夢和現實是不可能一模一樣，一經深入探討則會發現，夢者清醒時的現實生活和夢境的生活不相同。這種夢不能算是真的夢，因為夢中摻雜了些許的意識層面，所以這種夢比較像是清醒時的思維。(James A. Hall, 1995: 154-155)就像是蘿拉夢到西蒙和童年同伴的互動，也是因為參雜現實生活中她原本的意識思維，所以有這種幻覺畫面產生。其象徵意義可能是潛意識希望把清醒的現實當作彷彿一場夢，如此一來，夢者可以把清醒的現實看成具有象徵性的意義，是一種補償行為模式。

劇情中有一段蘿拉求助心靈輔導，有位媽媽的對白，我女兒過世一年後，我在夢中彷彿看到了她，一天晚上，我們正在睡覺，我不知何故，走去她的房間，而她就在那裡，微笑沈靜，她以她的方式告訴我，我很安全，不要為我難過。榮格夢的解析中提到哀傷的夢境指出：哀傷的歷程會自然出現在夢裡，比較單純的哀傷，已死去的所愛之人於夢中彷彿依舊活著。這種夢的頻率會隨著哀傷的歷程走向健康的終點，而逐漸減少。大約在對方過世的六到八個月之內（但與之相關的象徵性內容經常增加）。(Jungian, 1995: 138-139)而蘿拉在發現西蒙時，那時的夢境中的西蒙也仍活著。但後來清醒因長期而病態的哀傷，活著的人無法接受或不願接受所愛的人死去，夢中形象經常以負面的角色呈現死者，而使蘿拉繼續吃藥活在那幻覺之中。

在一開始西蒙失蹤，蘿拉急於尋找西蒙，跑至海邊，西蒙出現在海洞口的幻覺，也是因為極度的悲傷與恐懼，產生出無法清楚辨識進而腦中會產生幻影。亦是因潛意識的影響和反射，使她錯亂無法保持理性與現實相比照。在蘿拉夢境

³ 在蘇黎世榮格分析學會、德州大學接受過專業訓練。目前是達拉斯西南醫學院精神醫學系的臨床助理教授，並在當地以精神科醫師與榮格學派分析師的身份執業。另著有《夢的臨床運用》以及《臨床上的催眠：原理與應用》。

中，時間與空間的參照，直接顯示夢中情節是發生在過去或是未來，並不尋常，大部分是單純的展開，就像是發生在當下一般，不過，從夢的內容來看，往往可以把它放到某個時間架構裡，夢境出現的擺設或是人物，經常意味著須要去探索病人過去的某一段經歷。反過來說，從另一個世界、次元或異地來的形象，代表的可能是未來的形象。榮格說：「人做夢時，潛意識變甦活起來。長久以來，夢被視為預見未來的前兆，當今所認為，夢和夢者個人的心理、態度、行為模式等關係密切的想法。」(Jungian, 1996: 1)另外，蘿拉找尋其他房間的行為，也可透過心理學理論解析：夢裡出現的房子通常代表心靈的形象，往往是房子裡有些不曾發現過的房間，意指病人的自我結構裡隱藏的或是未被探索過的部分，屋內各個區塊、地窖、閣樓、屋頂、陽台、臥房等等，各有其代表象徵之重要性。(Jungian, 1995: 139-140)這些都可以反映出埋藏在她內心裡年幼的記憶。

肆、其他思考

西班牙人相信生與死之間並非相隔遙望，也不是逝世之後就此天人永隔、生死訣別。由萬聖節與清明節的相近可推見，西班牙人的生死觀其實與中國鄉野傳奇中對靈魂所抱持的觀念相差不遠，死亡可視為生的延續、而非殊途對立。電影勇於打破一般靈異片所描述陰陽永隔的人鬼界線，片中生者不再是軟弱無力、任陰魂宰割的受害者，逝者也絕非一味追魂索命的枉死鬼魂，原來生與死並非如此涇渭分明，可以同時處於同一世界、同一空間內安然共存。人與鬼在同一迴廊上擦身相交而過，豎起耳朵來或許還依稀聽得見彼此的腳步聲；在牆上敲起一二三木頭人的咒語，他們便一哄而散地捉迷藏了起來，躲在密室門後小心別被彼此發現，又或是按圖索驥地玩起調皮的尋寶遊戲。夜深了，他們便一同沐浴在海邊燈塔溫暖光線的守護下，呵欠連連地鑽入被窩。除去那駭人猙獰的布袋頭套，底下藏匿著的不是什麼興風作浪的魑魅魍魎，而是曾摯愛難忘的熟悉面容。

無論是生是死、是人是鬼，他們需要的，不過是一個可以放心託付的溫暖擁抱。

《靈異孤兒院》中跳脫了生前現實與死後世界乃二元對立的既定觀念，而連結兩者之間的關鍵便於母親蘿拉身上。

另外，劇情最後和一開始有互相呼應與連結的部分，電影亦想要透露出來此訊息：往往預設立場，會產生嚴重的問題與傷害。一開始孤兒院長的好心送走蘿拉，並沒有詢問蘿拉的想法以及蘿拉從西蒙失蹤到尋找期間，設定自己為受害者，忽略了事情的關鍵。我們往往被太多的雜訊所干擾或已經預先設定好立場，而遺忘了事情的癥結點，結果始終無法直搗問題核心。蘿拉在幾乎毫無線索的情況下，緊抓著唯一可能的線索倒也無可厚非，但她的母愛使她擔心的方向偏移，忽略了最細微也最重要的線索，而錯過了問題解決的最佳時機，幾經波折，最終還是回歸到傾聽孩子內心想要表達的聲音。和劇情最前面送走年幼蘿拉所要釋放的訊息相同。

陸、結語

「靈異孤兒院」的故事原型好似來自彼得潘，然而「靈異孤兒院」將故事扭轉，主角不再是不願長大的彼得潘，而是假想溫蒂長大後如果難以忘懷永無島會如何？該如何面對失去童年擁有的飛翔能力？該如何處理告別童年的分離恐懼與日後如影隨形的懷舊情緒？女主角蘿拉似溫蒂的化身，對童年消逝的遺憾與措手不及。劇情以親情為主、友情為輔，蘿拉為孩子們付出的努力以及為孩子擔心的心情在電影中顯露無遺，除了母愛也有很多議題值得大家思考和反省。有時候我們需要多點耐心傾聽或多點自省去釐清事情，有時事情並非那麼複雜，只是人總是容易被矇蔽雙眼。過去的事如今反覆重現，藉由燈塔的光也代表著時光的流逝，帶著哀傷的心情加上驚悚懸疑的氛圍使這部電影更為精彩，跟著蘿拉一同解開這座孤兒院之謎以及西蒙的失蹤之因。

參考書目

史卡弗博士著、張康樂譯(1997)。《母親角色》。台北：遠流出版社。

榮格著、鴻鈞譯(1992)。《榮格分析心理學-集體無意識》。台北：結構群出版社。

游惠貞著 (1990)。《女性與影像》。台北：遠流出版社。

劉燁編譯(1996)。《榮格性格哲學的智慧》。台北：文揚出版社。

James A. Hall,MD. 著、廖婉如譯(1995)。《榮格解夢書》。台北：心靈工坊出版社。

Keir Elam. 著、王坤譯(1987)。《符號學與戲劇理論》。台北：駱駝出版社。

<http://orphanage.swtn.com/>

<http://newline.com/properties/orphanagethe.html>

<http://www.clubcultura.com/clubcine/clubcineastas/guillermodeltoro/elorfanato/>

大學部西文作文習作：

Mi primer día en la universidad de Navarra

連芸 (Adelaida)

10 de noviembre del 2005

Voy a describir mi primer día en la universidad de Navarra de Pamplona porque fue una experiencia inolvidable e interesante. Cuando entré a la Universidad de Tamkang nunca creí que tendría la oportunidad de irme a España como una estudiante de intercambio. Era primera vez que iba a España, y tenía tanta curiosidad por todas las cosas y muchas ganas de conocerlas, ya no podía esperar más: había recorrido otros países con unas compañeras antes de que empezáramos las clases.

Sin embargo, me ponía roja cada vez que veía a la profesora, y cuando me preguntaba algunas preguntas sobre mi interés y mi familia, me ponía de los nervios. Ella era una persona simpática y maja. En realidad, la profesora actuaba con mucha

paciencia, y era muy simpática, como los compañeros de clase, que venían de otros países del mundo.

En la primera clase, empezamos con un ejercicio en que teníamos que conversar con la gente que no habíamos conocido antes. Todo el mundo sabe que nosotros los asiáticos somos muy tímidos al entablar una conversación con los desconocidos, y sobre todo, con los occidentales; resultó difícil que nos presentáramos ante el público, y con lo mal que habláramos el español, al final nos salió el inglés.

Después de la entrevista, fui al comedor con unas amigas, la comida española es muy distinta de la taiwanesa, y estaba bastante cara en España. La comida es al mediodía, se come con orden: el aperitivo, el primero, el segundo, y el postre. Los platos son variables, pero el segundo suele ser carne o pescado, que es lo principal. La verdad es que no sabía qué hacer ya que en Taiwán tenemos todos los platos en la mesa a la vez.

Cuando llegué al piso, hablé con mi madre por telefono, mientras lloraba sin parar, como si fuera una niña. Luego, el ama de la casa entró en mi habitación y me preguntó qué pasaba, y me dio muchos consejos porque quería ayudarme. Hasta ahora, aún agradezco mucho su gran ayuda y tolerancia en aquella época difícil para mí.

Un domingo cualquiera y un domingo especial

張俊德 (Carlos)

29 de diciembre del 2005

En un domingo cualquiera siempre me levanto a mediodía, por esa razón el desayuno se convierte en el almuerzo naturalmente. Después de la comida normalmente leo unos libros y unas revistas en el estudio. A las cuatro de la tarde voy a jugar al baloncesto con mi hermano en un campo de deportes cercano a la casa y regresamos al atardecer. Siguientemente tomo una ducha y luego ceno con mi familia. Más tarde charlo con mis padres sobre las cosas diarias y después me siento en un sofá a ver los programas de televisión hasta la una de la madrugada.

Cuando estudiaba el tercer grado en la escuela secundaria, un domingo sucedió una cosa que nunca iba a olvidar. Era un día soleado, le prometí a mi madre que iría con ella a una fiesta. Me sorprendí tanto al llegar al destino porque era una escuela de educación especial situada en la falda de una montaña y, al mismo tiempo, sentí miedo cuando supe que los niños eran mentalmente retrasados porque en mi impresión ellos eran muy agresivos. Al contrario, ellos eran cariñosos y amistosos.

Después de finalizar los preparativos de una barbacoa, mi madre y yo nos fuimos un grupo llamado “Sol”. Al principio estaba pensando en cómo conversar con los nuevos amigos por mucho rato, y al final le pasé un trozo de lechón asado a una hermanita. Ella me dio las gracias con una sonrisa agradable. Tenía los ojos vivos y una bonita cara inolvidable. Me gustaba jugar con ella o sentarme al lado de ella quietamente y ver las viviendas reducidas por la larga distancia. Ella sonreía siempre como si no tuviera ningún fastidio y era una chica normal. Al final, cuando se acabó la fiesta, le regalé un ramo de flores y me despedí de ella. Querría interrogar a Dios por qué los malos obtenían muchas riquezas, ¿y por qué esta chica tan bandadosa tenía una vida lastimosa? No podía comprenderlo.

Aquel domingo por la tarde pensé mucho sobre la vida y el amor. Decidí ayudar a los pobres, los enfermos y los huérfanos en el futuro, y desde aquel momento respetarme a mí mismo. Me da más energía cada vez que me acuerdo de ella.

¿Cómo mejorarías la calidad de vida de los taiwaneses?

徐允成 (Daniel)

14 de noviembre del 2005

La buena calidad de vida no sólo consiste en tener mucho dinero, también hay que fijarse en el aspecto espiritual. En mi opinión, la buena calidad de vida es no tener presión y estar contento todos los días.

Ahora la gente de esta isla llamada Formosa vive una vida demasiado nerviosa porque todas las personas sólo saben trabajar cada día. Los estudiantes también tienen muchas presiones porque los deberes y los exámenes son abundantes. Esta situación especialmente es muy obvia en Taipéi, la capital de Taiwán. La calidad de vida desde luego no es muy ideal, por ejemplo, el aire no está fresco debido a la contaminación,

porque hay tantos coches y motos por la calle. Por otra parte, en el aspecto espiritual la gente también carece de buena calidad, por ejemplo, la falta de confianza hacia otros, así que se nota el desorden de la sociedad a través del periódico, todos los días aparecen noticias desagradables, por ejemplo, crímenes, peleas entre los políticos de los diferentes partidos, etc.

¿Cómo mejorar nuestra calidad de vida? Creo que lo fundamental reside en tener una buena disciplina personal y tener buena voluntad hacia otros. En la familia, es importante que los padres asuman sus responsabilidades, tienen que cuidar más a sus niños. En la sociedad, necesitamos considerar que somos miembros de una comunidad llena de amor. Para proteger nuestro ambiente, también es muy importante no producir más contaminación de aire.

En definitiva, si toda la gente que vive en nuestra comunidad es simpática y no es egoísta, vivirá tranquilamente sin ninguna presión, y nuestra sociedad llegará a ser muy armoniosa.

“Mi primer día en la universidad”

張士堂 (Pipo)

17 de noviembre de 2005

Creo que cada persona absolutamente posee unas experiencias interesantes del primer día en la universidad. Con este motivo yo había hecho muchos preparativos, como ir al curso español de preparación, alquilar una habitación cómoda y barata, elegir un vestido nuevo de moda para la ceremonia de bienvenida del colegio, y en especial, comprarme un plano de Taipéi.

Como yo procedía de un pueblo sencillo y lejano, Taipéi era una ciudad grande y complicada para mí. En verdad, antes de empezar los cursos de universidad, había estado en la Ciudad de Taipéi desde hacía dos meses, pero aún no me podía acostumbrar a su ambiente. Recuerdo que cuando iba en moto a la escuela me perdí en la bifurcación entre Tamsui y Guandu. Y luego aboqué al Puente Guandu, la dirección equivocada. Entonces entré en Pa-Li, un pueblo de la orilla del Río Tamsui, que estaba frente a mi destino. Nadie podía ayudarme porque todavía no conocía a ningún amigo de esta región. Por lo tanto, pregunté a un habitante nativo que parecía

muy amable. Me dijo con paciencia cómo llegar a la universidad y que más valía que me comprase un plano para no perderme otra vez. Al final, alcancé la ceremonia gracias a su ayuda.

Aun así, me retrasé. Cuando entré en el campo de deporte donde se agrupaban los estudiantes nuevos, me dirigieron una mirada de extrañeza, y a la vez me di cuenta de que mi camisa blanca se había manchado por el aire sucio. Eso me dio tanta vergüenza. Fue una experiencia extremadamente inolvidable.

La vida que me gustaría llevar cuando me jubile

陳香君 (Teresa)

5 de enero de 2006

Cuando me jubile, me gustaría vivir en un pueblo o una ciudad tranquila, como en Pamplona o en Ávila. No me importaría vivir en un chalet o un piso, sólo que sea limpia y luminosa. Todas las mañanas iría al supermercado a hacer compras con mi marido y por la tarde saldríamos a dar una vueltita. No me gusta vivir en una ciudad bulliciosa. Cada vez que veo una concurrencia de gente o que se anda muy deprisa, me pongo nerviosa e inquieta. Y también preferiría tener un perrito, porque siempre me hace sentir muy alegre.

Por otra parte, me gustaría volver a estudiar. Intentaría coger un tema que me interesara y lo haría por mi cuenta. Creo que en ese momento el estudio sería más cómodo, dado que ya no habría ninguna presión de la realidad, y tendría más libertad, puedo ver que estudiaría muy a gusto. Mientras viajaría por otros países, como Grecia, Austria, Turquía, etc. Estoy de acuerdo en que viajar abre la vista de una persona. Es cierto que estudiar mucho contribuye a crecer el conocimiento y promover el alma, pero creo que lo mejor es viajar. Así que no sólo sabes las historias o las descripciones de una ciudad en el libro, sino también verás y experimentarás una vida y cultura distinta por ti mismo.

De momento aún soy estudiante, no sé si conseguiré una vida como esa, pero pretendo hacer todo lo mejor que puedo ahora. Y espero lograrla cuando me jubile.

照片：憶舊



外賓來校參訪，熊建成老師和白方濟老師與趙榮耀校長合影



陳雅鴻主任與貴賓於會文館前合影



熊建成老師和白方濟老師與跳佛朗明哥之同學合影



中華民國第一屆拉丁美洲研究會議



20年前的迎新晚會



多年前的聖誕 PARTY - 黃輝達老師



故李懿德修女 Margarita Gomez Lee

照片：現在進行式



2009 年歲末聯歡陳雅鴻老師粉末登台
扮演包青天



2009 年 6 月 西語系系友成立大會



2009 年校慶 系友回娘家

畢業公演



1985
Miguel Mihura 創作
《Sublime decisión》



1986
Antonio Buero Vallejo 創作
《El concierto de San Ovidio》



2008
Alejandro Casona 創作
《La barca sin pescador》



2009
Miguel Mihura 創作
《Tres Sombreros de Copa》

大事記(2009年~2010年)

一、

97 學年(下)

- 一、 本系通過教育部 98 年度系所評鑑。
 - 二、 第一屆「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於 98 年 5 月 2 日舉行。
 - 三、 本系「中華民國淡江大學西班牙文系同學會」成立大會於 98 年 6 月 13 日畢業典禮當天舉行。
 - 四、 97 學年度本系首次邀請北京外語大學西葡語系常世儒教授來碩士班翻譯講座授課。
 - 五、 本系 26 名學生參加大三出國留學至 Pamplona 留學一年。
 - 六、 大四畢業公演演出「三頂大禮帽」。
-

98 學年

- 一、 院長於 98 年 11 月率領外語學院 5 位主任赴北京外國語大學及大連外語學院參訪，洽談遠距教學事宜，為期 5 天。
- 二、 本系 8 名學生參加外語系所舉辦之「北京之春」活動，於 99 年 4 月 3 日至 11 日間北京外國語大學研習一週。
- 三、 第二屆「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於 99 年 5 月 1 日舉行。
- 四、 99 年 5 月 21~22 日所舉辦之「西班牙語研討會」與「淡江大學與北京大學論壇」合併舉行。
- 五、 大四畢業公演將於 5 月 20 日演出羅卡創作「白納德之家」。
- 六、 本系碩士班一、二年級學生獲選外交部青年大使，計劃 2010 年 6 月起分別赴巴拿馬、瓜地馬拉、尼加拉瓜。

二、演講

日期	演講者	演講題目
97 下		
98/02/27	雷孟篤(輔仁大學教授)	Problemas de la traducción pedagógica(chino-español)(I)
98/03/06	張冠超(中央社顧問)	On Translation
98/03/10	藍智民(前外交次長)	外交實務
98/03/13	王秀娟(外交部秘書處翻譯組組長)	淺談官式傳譯工作
98/03/20	張冠超(中央社顧問)	Build-up Your Vocabulary
98/03/26	溫小平(文字工作者)	世界變得更美麗
98/03/27	雷孟篤(輔仁大學教授)	Problemas de la traducción pedagógica(chino-español)(II)
98/04/07	黎萬崇(僑務委員)	從台灣到西班牙---學習與就業之路
98/04/10	張冠超(中央社顧問)	Word Power
98/04/17	閻艾琳(國防大學講師)	台灣翻譯產業現況簡介
98/04/24	黃淑慧(系友)	漫談 Facebook 對當今學子培養國際觀的應用
98/04/30	郇瑩(文字工作者)	美麗新世界
98/05/01	李靜枝	大三出國說明會
98/05/01	閻艾琳(國防大學講師)	中西口譯技巧解析
98/05/08	何其忠(行政院新聞局編輯)	筆譯：文化差異與翻譯(一)
98/05/14	王秀娟(外交部秘書處翻譯組組長)	淺談官式傳譯工作(II)
98/05/15	何其忠(行政院新聞局編輯)	口譯：文化差異與翻譯(二)
98/05/19	秘魯國會預算審查委員會主席及夫人 Luis Humberto Falla Lamadrid	秘魯如何應付當前國際金融危機
	秘魯國會生產暨中小企業委員會副主席及夫人 Eilder Félix Calderón Castro	秘魯未來之展望
98/05/22	Luis(中央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	中西文法的差異
98/06/09	常世儒(北京外語大學西葡語系)	商務口譯實務的見聞和技巧(一)
98/06/11	常世儒(北京外語大學西葡語系)	商務口譯實務的見聞和技巧(二)
98/06/11	常世儒(北京外語大學西葡語系)	商務口譯入門
98 上		
98/10/2	林震宇(文藻西文系主任)	天秤的兩端 - 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衡量
98/10/8	陳又新(南華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	西藏文化瑰寶：密勒日巴大師(Milarepa)
98/10/14	龍本善 Luis Roncero(台大外文系講師)	西班牙城堡：傳說與迷思(Leyendas y mitos de los casillos de España)
98/10/19	陳顯祥(外交部大使回部辦事)	外交實務面面談
98/11/18	陳少杰 Walter Del Valle Albornoz(萬華社區大學講師)	阿根廷文學(1870-1900)
98/11/26	何其忠(行政院新聞局編輯)	電子字典與電腦翻譯對翻譯工作有何幫助
98/12/3	湯繼仁(國合會副秘書長)	國際志工實務

募款成果

98 學年度

黃任佑	捐助『黃志忠紀念獎學金』	壹拾伍萬元
馮竹美	捐助『馮之洵獎學金』	壹萬元
路呈麟	捐款『思源獎學金』	壹萬兩千元
張茂椿老師	捐款『思源獎學金』	貳萬參仟伍佰肆拾肆元
何萬儀老師	捐款『思源獎學金』	陸仟元
林惠瑛老師	捐款『思源獎學金』	陸仟元
林禹洪老師	捐款『思源獎學金』	壹萬貳仟元
林禹洪老師	捐款本學年畢業公演	壹萬伍仟元
上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捐款本學年畢業公演	陸仟元

感謝以上贊助人

本學年度獎學金頒獎合影：

『吳啟南紀念獎學金』

受獎者：

二B 吳承翰、四A 王于芳
三A 車仔婷、四B 蔡欣穎



『馮之洵紀念獎學金』



受獎者：

二B 黃文萱、二B 何姿瑩

『黃志忠紀念獎學金』



受獎者：

二A 曾好茶、三A 李沂臻

『思源助學金』



受獎者：

二A 王薇婷
二A 張惠華
四A 林成穎
二B 黃睿茲

Olé 第二期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 2010年4月出版

責任編輯 約聘行政助理 何絲雅

指導老師 吳寬 教授

林盛彬教授

贊助印刷 天魁專業影印製作社

楊守仁 02-26215386